# 梅居舉業語錄（一）

#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 梅峯語錄

趙仲全著

本館據涇川叢書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梅峯語錄

# 梅峯語錄卷上

梅峯趙仲全著

心有所得。不筆之於書。或有時而忘。一記於書。時常目之。又有温故知新之妙。總之皆糟粕也。姑筆之云耳。

理氣可言隱顯。不可言有無。可言聚爲有象、散入無形。不可言自無而有、自有而無。無形者特無形象耳。仍有理氣在。如人物死。草木枯。氣魂升於太虛。形魄化爲土灰。何嘗盡無。無則幷理氣而無之矣。此所以不可言無。有象者、其理卽隱於象中。故不可以言有。若言自無生有。自有生無。亦不可。無理氣、安得化生而有。有理氣、安盡滅息而無。

言性則氣在其中。言氣則理在其中。理是氣之性。氣是理之形。形性原是一物。安得謂理先於氣。但言理氣則先理而後氣。以理爲氣之主宰故也。如有天卽有天之性。有地卽有地之性。有人卽有人之性。烏有二。烏有先後。

神者理氣之精靈。化者理氣之才能。神屬理而運氣。化屬氣而達神。神以運化。化以達神。神之顯也。神者化之隱。微化者神之發見。神則易知。無在而無乎不在。化以簡能。無爲而無乎不爲。

神化無物不有。無時不在。能生成天地萬物而無窮者。太極之神化也。能生成人物而無窮者。天地之神

化也。能生成子女而無窮者。人之神化也。能生成牝牡而無窮者。萬物之神化也。合而言之。皆太極之神化也。

張子言心統性情。誠哉是言也。性者心之靜。情者心之動。性者吾心萬理之歸藏。情者吾心一理之感通。子思言中和。朱子言虛靈。皆性情之謂。其實一物而已。性能包括天地古今萬理無不具。情則隨感而通。性中一端之發見也。

人心一血氣軀耳。其中神明識藏。得許多事物道理。天地大物也。其中造化許多物類。豈無神明運於其間哉。觀夫風雲雷雨之變化。或久或暫。或大或小。孰使之然。此可以見天地之神明矣。

火無所不入。無所不化。而不可留。水有所入。有所不入。能化柔而不能化剛。留之則留。可見陽剛君子。能化物而不制於物。陰柔小人。能誘物而常制於物。

理者數之統體。數者理之散殊。理易知而難究。數難窮而易盡。

學者所以不能入道。只爲不曾見得天人相與之理。理欲大小之分。如見得、則必不狥欲以滅理。便能入道。

人能知天所以生我於世而靈萬物者何爲哉。蓋欲我體天之心。贊天之化。而生天下萬民萬物耳。知此則不敢不盡天道矣。知天之所以生人。知人之所以成性。知性之所以有道。則必以斯道爲己任。以斯道爲己任。則必以道御情。以道制欲。而邪慝不作矣。此之謂眞知。

學者必立志。然後能體道。苟一念放弛。舊私舊習又竊發矣。當時時惺惺。提省此志。須臾無忘。然後可以入道。

學至於知禮義者。孰不知道之當體。至於眞體道時。便牽於欲。紐於習。遂擺脫不開。還是如舊。此只爲欲習纏縛了。若奮然振發。就如一步跨過門限一般。何難之有。此學道者所以貴勇。

一持敬。便防多少放逸邪僻。求道者能持敬。便是眞做工夫。此敬也無小大。無隱顯。無久暫。無時不在。苟一念間斷。則粗疎邪僻之私乘之。可不愼哉。

堯之欽明。舜之溫恭。禹之祗台。湯之聖敬日躋。文之緝熙敬止。武之以敬勝怠。孔子曰脩己以敬。又曰敬以直內。程子內主於敬。橫渠以禮爲先。朱子居敬爲本。古之聖賢。何一人能離此敬哉。先正曰。敬也者、聖學成始成終之道也。

二程學以誠爲本。得周子之心法。

誠敬一也。程子曰。誠然後能敬。未能誠時。卻須敬而後能誠。

伊川曰。明道內主於敬。而行之以恕。

程子曰。學者須恭敬。但不可拘迫。

程子教人格物致知。爲進學之門。誠意正心。爲入德之方。

敬義不可斯須去身。敬則持身有根本。義則處事有權衡。由是德日新。道日充。而聖域無難入矣。

劉子羣語朱子以易之道不遠復。朱子佩服終身。

延平教朱子於日用間着實做工夫理會。以後朱子於日用處一意下工夫。朱子工夫皆就裏面體認。

莫謂愿憲克伐怨欲不行爲輕。此雖未至於純。是亦爲仁的工夫。如今學者何曾這等用力。

君子主敬有四要。愼獨、愼言、愼行、愼交。四愼得而敬過半矣。

知非莫如執禮。執禮莫如主敬。主敬莫如窮理。窮理莫如知內外貴賤輕重之分。

學敬只在循天理。

人能於非理的念頭。卽止之而不行。就是克己復禮的工夫。孔子告顏子以四勿。正此心也。

己私之害。不待著於行也。但私念一動。遂戕心德。甚哉念之不可不愼也。

君子愛善如甘飴。畏不善如吐酖。遠刑如遠虎。遠利如遠脂。

愼言謹獨。無責妄人。無論惡人。是君子切要工夫。

克己無別法。主於善則己自克。主於善者。非識大小貴賤內外之分者不能。故孟子曰。先立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又曰。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程子曰。內重而見外之輕。

心無二用。惟敬則惰慢邪慝自消。

窮理則心明。居敬則心靜。心明而靜。何動不臧。

見大者超俗。心公者愛人。

夫子言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朱程言主敬窮理只爲學者立操心處事之法若聖人則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無往非敬無往非義

爲善以求名者其善皆僞爲善以盡性者其善斯誠自稱己善者實無善自稱己過者實無過

專治己而不責人者己必成惟務實而不務名者名必立

克己只在一念初動時卽克之爲甚易苟縱其動於氣體則克之甚難矣然所謂克者以理勝之也非徒制止之之謂也

聖人無意故自無必無固無我所以一私不累天理渾然若常人有不善者只是起於意遂流於固我顏子不遠復纔覺有意卽克去之何至有必固我之時自顏子以下或意必而悔者亦難或固我而悔者尤難此所以不可入聖

人心私欲不但貪嗜聲色臭味富貴功名凡喜怒哀樂視聽言動不得其正者皆是

心無主者爲善泛而無要其弊必暫而不常主於一端者狹而不全其弊必窒而不通是以心貴有主又曰善無常主協於克一

人之縱欲不返者只因心逐了欲去若心主於善欲自不萌矣何畏欲之難勝孔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

夫子教人先攻其病方能入善如子路問君子則告以脩己以敬司馬牛問君子則告以不憂不懼子貢

問君子則告以先行其言。皆各因其病也。信夫聖人之道。一本而萬殊。學者之學。萬殊而一本。學者苟知向道。卽宜執禮。蓋一執禮。自然防閑許多非僻之私。而學斯可進。道斯可造矣。

聖人教人只是爲仁。以仁統四德。能仁則禮義智在其中矣。但學者爲仁。各有根器淺深。各有氣習病痛。如顔子則告以克己復禮。仲弓則告以主敬行恕。是就其淺深處進之。司馬牛則告以訒言。子貢則告以事賢友仁。樊遲則告以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子張則告以恭寬信敏惠。是就其病痛處藥之。今爲仁者。亦先自反其有何氣習。是何根器。充其德。攻其病。何仁之不可爲。

賢者之心。天理未純。不能從心不踰。故其應酬必事事物物上去思勉而後得。此由萬殊而求一本。進德之事也。聖人之心。天理純全。無一毫駁雜。天理流行。無一息間斷。總之一而已。故其應事接物之際。若大若小。無終無始。一以貫之。以一本而應萬殊。成德之事也。

書曰。惟精惟一。周子曰。聖學一爲要。程子曰。敬者主一無適之謂。此是學者勉強持守功夫。夫子吾道一以貫之。此自聖人自然應用功夫。主一熟則一貫通矣。

夫子曰。吾道一以貫之。一貫發於夫子。非始於夫子也。伏羲畫奇偶以象陰陽。則必有所以爲陰陽者。伏羲已神會於河圖五十之中矣。堯舜曰。惟精惟一。伊尹曰。德惟一。而一之說始顯。一者、在造化爲太極。在人心爲至誠。不二之實理。夫子神會此一。故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又告哀公曰。所以行之者一也。曾子曰。忠恕而已矣。正悟此一者也。世儒訓註。而曰一理一本。一致一心。支離甚矣。

心貴有所主。心主於理。則氣自聽命。欲何自而生。

眞知善爲己有。篤志而力行者。則外物不能動矣。

或謂克己甚難。只是志不立。且如仙家志在長生。遂能卻欲。安有志篤道義而欲得搖之乎。欲搖之者。必其志未篤者也。

詩曰。思無邪。是克己工夫。學者克己。必先思主善。主善則無邪。無邪則自能黜欲。

獨知之地。一有喜怒哀樂及於外者。皆是將迎之私。惟喜其得道。憂其失道者。此正愼獨之功。

或謂坐忘亦可克己復禮。予以爲不可。蓋以理勝欲。久之自然忘欲。此忘方好。若着意忘之。卽是強制。欲根未去。有時縅發矣。何能忘。惟主善則欲自退聽。故明道曰。坐忘卽坐馳。有忘之心卽思也。伊川曰。要息思慮。便是不息思慮。

學者於己私一念勃發時。纔知之卽遏絕之。是謂無心之過。若猶縱而行之。私雖小。亦是有心爲惡。仁本天理渾然。流行無間。一念之過。卽間斷矣。況有心爲惡。尙爲仁乎。縱能改之。亦是頻復之吝。

主靜之學。不可用心去收放心。惟以天理存心。心自然靜矣。若一心廣放。又一心去收。何等擾亂。

獨者、吾心獨知之地也。故君子愼獨之功。不但暗室屋漏。閑居隱微。人所不聞不見。能致其愼己也。必至於晦息夢寐之際。無所不愼。斯謂之愼獨。是故夢遺金而心不肯取。夢孤弱而心不肯欺。夢侮毀而心不忿怒。夢富貴而心不喜幸。夢貧賤而心不怨尤。夢患難而心不震懼。斯可謂能愼獨也。及其至。則幷富貴

憂患等境俱不入於夢矣。故曰至人無夢。愼獨之至也。

人幽獨萌不善之念。獨覺之而獨羞者。可以無惡矣。人於幽居之地。每欺天而爲不善之事。及至顯設。又畏人知。噫。天人一也。天之大於人甚矣。既知畏人。曷不畏天。既畏天自無畏人之事矣。

辞文清言人之睡亦不可不謹。此誠得愼獨之法。於睡亦謹。則無所不謹矣。孔子寢不尸。可見。

予自壯年。雖盛暑獨寢。恥自見其赤體。必掖衾蓋之。此亦自然羞惡之心。見於寢處者也。卽此一端。其餘可自勉矣。

趙抃事必告天。亦足爲正心之一助。然能行於告之所及。而不能行於告之所不及。不若告吾心之天。雖造次顚沛。不離於正。

陸子靜夢寐卽白晝之爲。屋漏卽康衢之見。誠可謂愼獨之至。

君子畏小兒如長者。敬妻子如嚴師。事君上如父母。愛奴僕如兒女。是天理人情。合當如此。特書之以自警。

大學言致知。爲夢覺關。誠意爲人鬼關。齊家爲物我關。愚謂必知天命人性之故。方能過夢覺關。必知理欲內外大小貴賤之故。方能過人鬼關。必知乾父坤母、民胞物與之故。方能過物我關。

一主善則惡念卽息。一主敬則怠念卽息。善以存性。敬以防非。存存不已。惺惺不昧。天理純矣。體道不可求人知。一求人知。便不是道。道率吾性。何必人知。

人之神卽心。人之化卽事。神屬天。一覺卽動而無息。化屬地。萬變實靜而有常。

人欲克己。不若心主於善。心一主善。自然理能勝欲。而己私不生。間或一生。亦易克之。若心不主善而每事克之。則克得此一件。他一件又來了。今日克得。明日又來了。如何克得盡。故曰。惟主善。則自然克己。

心之有善。如石之有火。觸之卽見。心之有不善。如鏡之有塵。拂之則明。蓋善本有。不善本無也。

爲善者必悟得善爲吾性固有。而後爲之斯誠。不則非有所畏。必有所利也。

知內重而外輕。道大而物小。皆可與克己矣。

聞夫子君子上達、小人下達之語。則克己復禮。不可不勇矣。

循理則進於聖賢。縱欲則入於禽獸。可不畏哉。

人能好學爲善。則與聖賢同歸。如狗聲色臭味。富貴利達。則與草木同腐。禽獸同行而已。可不畏哉。

人情常食膏粱。則愈慕膏粱。久不食之。則不知膏粱之爲美矣。常近女色。則愈慕女色。久不近之。則不知女色之爲快矣。故君子知欲不可縱。愈縱則愈熾。惟克己而久焉。自然不知欲之爲樂。

程子曰。心有所主。則能不動矣。此聖賢實做工夫。根本法則也。且如今人爲一小藝。必須心主於此。藝方纔得精。若心無主。則做東做西。其藝廢矣。爲學者若心無所主。則或得或失。東來西去。何有定時。如何入道。惟有主則志專而不分。守定而不易。猶不可進道者。未之有也。然則何所主。書曰主善。程子曰主敬。孔子曰主忠信。周子曰主靜。皆一理也。故書曰。人無常師。主善惟師。善無常主。協於克一。克一者敬也。

或問靜時此心似有得處。至臨事應變時。或又錯了。何如。答曰。只是此心無主。其得亦非眞得。故方其得時。卽是失之根。若是眞得。則貫動靜。合始終。那有差錯的時節。

聖人之學。以敬爲要者。何哉。蓋敬乃持守身心事業之本。一敬旣立。則內而志意精明。而非僻慢易之心不生。外而防閑縝密。而非僻惰慢之私不作。心身事業皆得其理。此所以爲聖學成始成終之道也。

程子曰。居敬窮理。薛敬軒曰。居敬有力。則窮理益精。窮理有得。則居敬愈固。胡敬齋曰。涵養旣至。則天理自明。窮理旣精。則本心愈安。又曰。敬則心地嚴肅。精神自重。理易明。又曰。窮理須得心專一。方有細密功夫。方見得透徹。又曰。未窮理時。固當主敬以立其本。窮得此理。須敬以存之。方不失。或問存養在致知前、致知後乎。胡子曰。未知之前。非存養則心昏亂。義理之本源已喪。何以能致知。旣知之後。非存養則放逸偸惰。天理隨失。何以保其所知。先儒言未知之前、非敬無以知。旣知之後、非敬無以守。又曰。敬也者。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又問存養屬知屬行。曰。存養乃知之本。行之事。此未行之行也。觀諸儒所言。可以知聖學之功矣。

程朱言學。居敬窮理。反躬克己。誠得其全者也。自程朱以下。言學者各據所見。未免有一偏之弊。予嘗會通而爲之說曰。志道居敬以立根本。格物窮理以致良知。集義養氣以圖實踐。勿忘勿助以俟化機。

象山陽明。礙了中庸尊德性而道問學一句。故以誠意爲要。而以格物致知皆誠意之功。自予觀之。大學之道。其綱曰明明德。其目曰格物致知誠意正心。看來明明德卽子思所謂尊德性也。格物致知誠意正

心卽子思所謂道問學也。致廣大四句。皆道問學事也。道問學乃尊德性之功。格致誠正乃明明德之目。聖賢之言。自並行而不悖。後人執此遺彼。所以言論不合而起爭辨耳。

門人嚴松問於陸子靜曰。智聖雖無優劣。卻有先後。畢竟致知在先。力行在後。子靜答曰。是。王陽明答徐愛曰。知行原是合一。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此二說若不同。而實是一致。子靜之意。就學者用功言。不能無先後。陽明之意。就知行本體言。原是合一。二先生之言。互相發明。大抵天下無二理。豈惟知行。特用功處不能無先後。若岐而二。則人便有知而不行。行而不知者矣。陽明所以必合而一之。使人知合一之功也。

天地以生物爲心。人得之而爲此心。好生之德。故人能好生。斯可謂之人。不好生者。已無生道。又何以謂之人。

識見旣超凡庸。則所行卽莫與凡庸同。不則還是無識。與凡庸一般。

甚矣過之難寡也。予嘗以晝之過言過行。至夜睡間悔之不已。至於臥不安寢。及至明日。又不免無心失。然後知顏子不二過。眞爲不遠之復。眞爲上智之資。

君子學與教。只是天理盡之矣。天理者何。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義妻順。君禮臣忠。與夫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數者有一毫不盡。是無天理也。盡之而或欺僞。是無天理也。

人說心難制。心實不難制。心雖出入無常。然實虛靈明覺。欲念一萌。輒以理自喻。則念卽自止。念止則百

骸四體。俱不敢亂動。此之謂以理勝氣。

玉不過砥礪。不可以成器。人不遇困窮剉辱。不可以成德。

無恥則不立志。學要立志則用心。用心則業精。業精則事成。

興於詩即志於道。立於禮即據於德。依於仁。成於樂即游於藝。吾十有五而志於學。即興詩志道也。三十而立。即立禮據德也。不惑、知命。依仁也。耳順、不踰矩。即游藝成樂也。聖學一而已。豈有二哉。

興於詩。入門也。而望見之。立於禮。升堂也。而實踐之。成於樂。入室也。而安處之。興於詩不難。立於禮爲難。立於禮不難。成於樂爲難。三者又必以居敬爲本。

知心爲內爲大爲貴。則不可以外害內。小害大。賤害貴。

人心之德。動於仁。彰於禮。正於義。藏於智。君子之學。明於智。發於仁。立於禮。成於義。

君子之養心也。致知以明之。主敬以持之。無欲以養之。隨宜以通之。思誠以實之。由五性之用。復五性之體。而本心在是矣。

仁之過者必姑息。而其弊至於受人之侮。義之過者必慘刻。而其弊至於受人之怨。禮之過者必足恭。而其弊至於受人之辱。智之過者必伺察。而其弊至於受人之詐。信之過者必固執。而其弊至於受人之欺。

凡義利之辨。要極精微。如己之所當取當受者、義也。若先有心於必取必受。是亦利矣。如己之所當辭當予者、義也。若先有心於必辭必予。此則無害於義矣。然亦未免執着。惟聖人則物來順應。

仁以愛之義以惡之二者勢相反而實相須者也蓋仁有餘而義不足其失姑息義有餘而仁不足其失殘忍然則仁之太過卽義之不及仁之不及卽義之太過今而後知仁義之不可偏廢也不幸而失中仁可過也義不可過也

知天之所以生物知心之所以愛物則爲仁之功不容已矣

聖人之心至明無不照至公無不容如天地日月然如仲尼之道大矣其視天下古今之小善若皆不足取者而且汲汲焉於管仲則與其仁於晏平仲則與其敬於寧武子則與其愚於史魚則與其直於虞人則與其志勇於遽伯玉則與其君子於子產則與其有君子之道夫豈已之不足而有慕於人哉其舍己從人樂取諸人之公心自有不容已耳此聖人所以爲大也

博施濟衆堯舜其猶病諸此自夫人觀堯舜則然若堯舜自視之心則必求博濟而後已此孔子徹環天下伊尹一夫不獲時予之辜之心也故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教人者不必立異學道者亦不必立異卽衆人之所同有而常言者以發明之道卽在是而人亦易知矣今天下無賢愚貴賤莫不知有天理則欣然喜或詈之曰沒天理則拂然怒何者天理人心所同有而人心所易知易能者也感之卽通導之卽從以此爲教何教不行以此爲學何學不成蓋理者天之所以爲天也出於天謂之命賦於人謂之心存諸心謂之性感於性謂之情行諸日用謂之道體諸身謂之事達諸治謂之法制造化者天理之闔闢鬼神者天理之神化良知者天理之萌動良能者

天理之運用。誠者天理之充塞。敬者天理之恂慄。仁者天理之純。義者天理之宜。禮者天理之節。樂者天理之和。知者天理之辨。信者天理之實。聖之所以聖。不過盡天理而已。故隨處體認天理者。立教之本。入道之要也。

# 梅峯語錄卷下

道莫大於經常。言而經常。行之大者也。行而經常。行之大者也。今之人獨不然。其取士也。言人之所不必言。行人之所不必行。則取之。至於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經常之道。皆在所忽略。其爲士也。亦翕然而惟高異是趨。嗚呼。孰有肯聞經常之言而行經常之行者乎。孔子曰。庸德之行。庸言之謹。孟子曰。君子反經而已。噫。聖賢之教。可復見哉。

人之有德。何嘗有奇異不可及處。只在於行事動容周旋處。便見其德矣。

聖賢言語。皆隨感而發。學者不可偏主。會而通之。學斯全。道斯備耳。

嘗觀天生萬物。不言而化自成。然亦未嘗求物之我知。天亦自盡其道而已。何必言。何必人知。吾人得天之道以爲道。亦必生萬物。贊化育。自盡其道如天而後已。聖人者。仰而觀之。神而明之。默而成之。道與時違。則不言而行于家。使父子夫婦兄弟各得其所。不必家人知也。道與時行。則不言而行於國。使君臣上下。天地萬物。各得其所。不必國人知也。若夫一有所得。卽欲言。卽欲人知之。則所得亦淺矣。何足言道。何足以達天。

薛文清公曰。少言沉靜最妙。愚見靜專者發言常當。行事常勇。靜虛者見理易明。聞言易達。仁者以靜而得壽。謀者以靜而不泄。爲人上者以靜而鎭俗。處變者以靜而弭禍。誠哉是言也。

聖賢之言。能發人所不能發者。何也。只是身實有之。故見出許多意義。若常人所言雖多。只是聞見的些糟粕。何曾說到親切有味處。

凡身無善行者。亦不能說善言。如王安石作詩。只是隨時寫景。如周程朱張作詩。開口便是道理。如三蘇詩只是譏切時務。此是見到此。方說到此。

有德者何以有言。蓋其心所存惟一理。凡有所言。皆一理之流通。自無窒礙、無窮盡。若無得者。其心便有許多機械變詐。是以發之於言者。掩得東。便缺了西。方遮得前。又露出後。是以差錯繆亂。反不能出口。或曰。出辭氣。斯遠鄙倍。莫非是言語上用功夫否。朱子曰。須是養於中。自然言順理。若止是慎言語不妄發。此卻須着力。此最是慎言之心學。

詩言志。人之興於詩者易奪其志。如讀陳子昂感遇詩。李太白詩。令人有遺世獨高之意。大抵隱生於亂。任生於治。偏皆不可。惟動靜不失其時。爲得之。

凡進言聽言者。莫厭常而喜新。但當擇其是非。是則無論新舊皆行之。不是則無論新舊皆棄之。

人情自言己善。雖言之實。人亦不與之。況不實乎。自言己過。雖言之實。人必護之。況不實乎。此之謂滿招損。謙受益也。

有自得之善者。何畏於人毀。無自得之善者。何取於人誇。

爲善不求人知。方是眞善。纔有一毫求名之心。卽是假僞。

得仁則好仁益切。精義則畏義益深。智大者不售其明。禮周者非望其報。斯言也。惟身歷者知之。

戲言至則正言以止之。辱言至則正言以別之。讒言至則正言以斥之。善言至則虛己以受之。

聞善不難。受善爲難。受善不難。存善爲難。終日終身。所言所行。而不離此善者。可謂存善也已。

凡爲人不可實無善而盜善名。蓋善者天之懿德。無其實而盜其名。此天地間之大盜。天必厭之。人必怒之。而災害至矣。

知好善名者。急急眞實爲善。則美全矣。知醜惡名者。當急急實去其惡。則醜遠矣。不然。無益也。

不敬君子。則善類遠矣。如何能進善。不遠小人。則讒諂至矣。如何能改過。不懲小人。則狎侮至矣。如何能尊德樂義。保安善類。

善盛者愈不肯爲惡。恐一惡之足以廢吾百善也。惡盛者愈不肯爲善。以一善不足蓋終身之惡也。

不以貧賤富貴動心者。聖人之徒也。

懷大恩者不脩小怨。圖大事者不計小勞。興大利者不恤小害。

凡人自知爲是。斷斷行之。自知爲非。斷斷去之。此君子所以去聖人近而離凡民遠也。

聞譽而喜。聞謗而怒者。是好名之心。聞譽而恥。聞謗而懼者。乃君子篤實之學。吾爲吾善。何喜於譽。何怒於謗哉。

今人以柔弱爲善。以剛強爲惡。不知當柔而柔。當剛而剛。剛以濟柔。柔以濟剛。剛柔中正者。乃所謂善也。

故書曰。高明柔克。沉潛剛克。平康正直。

沉默足以善言。靜虛足以善行。謙恭足以受益。忠信足以動人。

戲謔近於慢。慢則和而流。峻立近於亢。亢則嚴而孤。是以君子溫而厲。威而不猛。

擇於善惡者。斯愼言而敏行。安於禮樂者。斯心平而氣和。

急未到之程者。徒勞其心也。期未成之德者。徒累其心也。望未必之命。圖不測之事者。徒惑其心也。

廢易得之仁義。以求不可必之富貴。決至大之性命。以狥至小之物欲。此之謂不知類。

假外物以爲樂。樂之失者也。樂道者。樂之淺者也。道足於我。無入而不自得者。樂之深者也。

小怨不可絕大倫。小利不可廢大義。小忿不可害大事。

人見理不明。涵養不到。則遇小事便動心。至於大事。卻放下一着。

勢利隨陰慝。禍害隨勢利。相因一定之理也。如善人而禍害。惡人而福慶者。變也。非理也。

人知鬼神在幽。人事在明。猶有分別。孰知鬼神卽在人事之中。苟爲善。卽有伸之理。苟爲不善。卽有屈之理。故曰。栽者培之。傾者覆之。

獨知之地。不但聲色臭味之欲心所當克也。一有億逆成敗禍福之心。卽是將迎之私。亦不可不克。惟思欲進善去惡。此正是愼獨之功。

氣化之否塞。聖人不能挽。況非聖人乎。習俗之移人。賢者不能免。況非賢人乎。是以君子不怨天。不尤人。

守義而安命。

懷善如珍。脫惡如屣。如是而不爲君子者。吾不信也。善愈脩則侮愈至。愈至則善愈多。德愈進則毀愈大。愈大則德愈高。

三代以前。唯恐其好名。三代以後。唯恐其不好名。愛惜名節者。必不肯縱名於卑汚。縱情於卑汚者。必不肯愛惜乎名節。

人有惡念。謀於我。必嚴爲拒之。卽不盡聽。亦消阻者多矣。苟一順之。其害隨熾。人有善念。謀之我。必曲爲成之。雖不盡信。亦勉勵者多矣。苟一阻之。其善斯泯。人之惡有三。以君子而惡小人。以其不從己之善也。以小人而惡君子。以其不從己之惡也。以小人而惡小人。以其奪己之所有也。若夫君子之於君子。則無所用惡矣。

念舊惡。則彼之爲惡愈肆。棄新善。則彼之遷善無基。是以君子無絕人。

中庸之外更無道。至善之外更無中。彝倫之外更無道。常道之外更無文。文者道之器。道者文之理也。

或問舉業習於辭章。足以害道。予曰不然。今之舉業時義以明經。論以議理。策以譚時務。皆性命經濟實學。何爲害道。但容心於功名富貴者。假此以媒進取。而不實體諸身。及博一官。幷其所習者而棄之。是誠害道。苟卽以所問學者。存之中心。措之躬行。他日出仕。發之政事。是眞道學也。何爲不可習。

讀書之法。先治聖賢經書。方治子史。則是非到眼卽別。苟先子史。則一得之見爲主。而是非莫知適從矣。

或問名實。曰。治平之世。君子得君子名。小人得小人名。此名實之常也。衰亂之世。君子得小人名。小人得君子名。此名實之變也。

天下治日常少。亂日常多。聖人常少。愚人常多。只是制於欲。

善治天下之亂者。不可逆天下之勢。善運天下之勢者。不可拂天下之俗。

民之爲盜。起於飢寒所迫。富侈相高而已。飢寒所迫者、其盜小。富侈相高者、其盜大。皆本於田之不均耳。田均則惟有爵位者得以美衣食、潤宮室。其閭里小民。耕鑿勤勞。雖欲富侈。不可得矣。此民之所以不至飢寒而盜賊所以不生也。均田豈必行貢助。但限民田多者不許踰制再買。則不數十年。田不期均而自均矣。

國之欲足用。有不必取諸民間而自裕者。莫如漢之鑄直百錢。後漢先祖始入蜀。患度支不足。劉巴進曰。是何難。但鑄直百錢。平物價。令吏爲官市。漢主從之。不數月。府庫充實。此前人之已試者也。今之事勢有緩急。不必加賦。亦不必鬻爵鬻僧道。但令官鑄直百錢重二錢。給俸於官。以錢代其半。尋鬻諸民間。與舊錢並行。凡貨值一錢以下者。用舊錢。值銀一錢以上者。俱用直百錢。則民便於用而國可足。亦可爲緩急權宜之一計也。

爲人君者當知天下所以尊我者。以我能生天下也。苟無以生之。則何取於我之爲君。惟知此。則君道盡矣。然君之道在知人。在安民。

大臣之道。正君心。進人才而已。君心正、萬化自行。人才進、百職自舉。然欲正君心。進人才。何如曰。貞與誠。公與明。得之矣。一毫不貞不誠。君心不可正。一毫不公不明。人才不可進。彼理細務者。謂之小臣。小臣之道。盡迺心。共乃事而已。毋曰君臣分隔不我知而可欺也。勢遠不我見而可怠也。蓋吾之心。吾之理。不以事小而或遺。不以官卑而可損。矧今之小臣。卽他日大臣基乎。甚矣近習易以蔽君心也。一手掩目。天地皆蔽。太山一隅。足以遮空。然則人君可不愼哉。

犬馬養於人。且能竭心防盜。竭力代勞。爲人臣食君之祿。而不忠君之事。何反犬馬之不如哉。

史臣贊堯曰。欽明文思。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於上下。贊舜曰。濬哲文明。温恭允塞。孔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恭己正南面而已。史記禹曰。左準繩。右規矩。禹曰。祇台德先。不距朕行。可見聖學始終一於敬而已。

後世人君。言及前世帝王。遂以爲道之高遠。不可幾及。不知書稱堯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以至黎民。於變時雍。稱舜曰。愼徽五典。以至百揆時敍。觀此則其德不外於明德。其治不外齊家治國平天下。然則君德君治。豈必求之性情倫理之外哉。孔子之大學。其原蓋出於此。

書稱堯舜之治。首擧敬授人時。以齊七政。此養民之道爲首務也。

史稱帝嚳執中徧天下。然則堯之執中。亦家學所傳。

舜納於大麓。烈風雷雨弗迷。禹渡江。黃龍負舟。視龍猶螾蛾。孔子圍於匡。絃歌不輟。聖人之天。素定於中。

而遇之禍福不足以亂之

虞帝巡狩先柴望秩於山川而後肆覲羣后先神而后人也先神者爲民報本後人者爲民親侯無非爲民也

古者天子有巡狩之禮較法度之同異視邦政之治否省百姓之耕斂莫非身親歷焉諸侯不敢壞法而禍民百姓不至窮乏而失所天下治平易易也後世天子深居禁中羣牧之治否任宰臣以黜陟之民間之安危任羣牧以予奪之欺天子之所不見而虛文塞責者比比矣何以致治平

太甲諒陰放桐三年則仲壬四歲外丙二歲可知人謂外丙二年仲壬四年是立位者豈有六年之外伊尹又復放於桐而諒陰三年乎

殷有三仁微子當去而去比干當死而死箕子當生而生何嘗別有計較之念若云微子之去爲存祀箕子之生爲存道便非聖人之心矣

人謂武王憂一世之無君伯夷憂萬世之無君然則伯夷所憂大於武王乎曰非也武王乾道也乾道以生物爲心故憂一世之無君伯夷坤道也坤道以承天爲心故憂萬世之無君二聖易地則皆然也

周厲王無道萬民叛王奔於彘太子靜尚幼奔於召公民圍公室公以己子代之周召二公共理國事一十四年太子既長二公立之是爲宣王夫二公者割愛以全太子如此其艱也協和以理國政如此其久也厲王在彘而不之怨公卿在朝而不之二萬民在野而不之疑當自古人臣所未遇之變而卒能保孤

定國以成中興非忠誠足以貫天日明哲足以審事幾烏能致此

古者先王有命開國承家必開國元勳有功德於民者然後與焉輩子一養馬之牧厮非有大功小則乘田大則圉人庾人極矣乃封爲附庸之君至釀吞周之禍孝王之罪不亦大哉

夷王覲禮不明下堂而見諸侯荒服不至可見爲國無禮則無以辨上下定民志綱常亂而國祚衰矣

曾子養志常而順其親者乎大舜浚井閔子蘆衣變而順其親者乎

申生之死所謂好仁不好學其蔽愚觀舜掩井而出焚廩而下并孔子大杖則去之教則申生謂之愚非耶

或曰祖龍凡事不善惟長城至今賴之噫天生蒸民寧有華夷之分哉古者風氣未開教化未洽五服之外皆爲戎狄即成周至治徐淮吳越百粵牂牁尚不得與盟會今則漸濡爲文獻之邦碩德名儒種種輩出由無以限之故彼之慕義日切而此之教化易施矧西北戎虜去堯舜文武之都不過千里非有牂牁百粵萬里之遙也一設界限彼固自棄於教外此亦以外夷視之竟不得被教澤歸良民寧非趙燕秦棄之耶使無長城彼戎虜者獨不得爲牂牁百粵之民也乎哉矧女貞、阿骨打、蒙古伯顏、耶律輩未必無豪傑乎蓋以形勝言則長城爲華夏藩籬以德化言尚非天下一家之道也故曰有長城則中國止於中國無長城則天下皆中國

甚哉富之不可求也世稱致富者莫如陶朱公然次子恃富而殺人長子惜富而棄弟寧可無富不可有

此二子。然無富則自無此二子。

漢董仲舒。其知道者歟。其曰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中庸天命之謂性之旨也。其曰仁義禮樂皆其具。率性謂道之旨也。其曰仁人正其誼不謀其利。孔子先難後獲之謂也。其曰勉強學問。勉強行道。孔門進約之訓。明善誠身之教也。其曰正心以正朝廷百官。大學明德親民之謂也。其曰更化則善治。周易變通宜民之謂也。其出也以賢良方正。應詔而進。其退也忤於奸臣。以病而退。非知道者而能若是哉。

晉陶潛爲晉而出。爲晉而處。英風清節。勵若冰霜。賦歸去辭。明志也。書甲子。存正統也。把菊東籬。高枕北窗。以羲皇自傲。其道德之儒乎。

人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何以房杜忠於唐而子孫衰微。霍光忠於漢而子孫族滅。果天道乎。曰房杜相太宗。殺其兄。霍光縱妻子殺母后。惡莫大焉。雖有小善。何足以贖此。

人臣之義。盡心竭力致命畢矣。不可過焉以傷乎仁。蓋仁義可完也。不可偏廢也。巡遠之事。方其食盡兵疲。力不能戰。繼之以死。則人臣忠義竭盡無餘。及其殺妻奴括婦女以享軍士。此誠有仁心者所不爲。爲君而傷吾仁。卽傷吾義也。巡遠之忠。忠而過者也。

或謂宋太祖之得天下以謀。是大不然。夫五代之衰。天心厭亂極矣。篤生太祖。以啓太平。異香繞室之祥。見於徵應。其仁厚寬大。沉毅剛斷。偉哉帝王氣度。屢任中外。人心推戴。三軍之心。度其必可長民。故立之

耳。使不足以取信中外。則陳橋之變。與者半。不與者半。將若之何。或軍中與之。而在朝之人與者半。不與者半。又將若之何。或朝臣與之。而天下之人與者半。豪傑並起。仗義扶周。又將若之何。太祖正位而天下翕然歸服者。由民心戴之有素。而太祖非有心以得天下也。孟子所謂得乎丘民爲天子。信矣。厥後遵母命而傳位太宗。孝也。愛弟之至也。未可以常人之心疑之也。

趙清獻事必告天。必先不違乎天。然後敢告天。司馬光事可對人言。必先不違乎人。方可對人言。告天者亦可以對人言。對人言卽所以告天也。二公之心。一而已矣。

元世祖開國初。卽命妖僧楊璉。毀宋故宮爲寺。發宋諸陵之在會稽者。悉棄骸骨於草莽。有義士唐珏林德暘協謀。取他骸易而瘞之。植冬青爲記。後璉聚遺骸。雜枯骼。築爲浮圖。不知宋諸帝遺骸已爲二義士瘞之矣。此事史未之載。鄉人感義立祠以祀之。曰雙義。許姚二君子。以道學自任。而不能正此失。視唐林二義士。不有愧乎。

遜國易。遜天下難。遜天下而泯其迹難。有所爲而遜天下易。無所爲而遜天下難。孔子於夷齊則賢之。於泰伯則稱其至德。非以泰伯遜天下而泯其迹乎。然伯夷遵父命。泰伯識父心。則其讓也。皆有所爲。乃宋之漢王。始聞廷美之得罪。則極言以諫。諫而不聽。則佯狂以避位。及眞宗卽位。方示以疾愈而就藩王之封。藉使漢王不諫廷美之得罪。不佯狂以避位。則天下固漢王有也。太宗原無廢立之意也。特以廷美不宜得罪。宋祚宜歸太祖之後。故寧避其位而不居耳。此其遜也。無所爲而爲。且又泯其迹。而人

莫知之。其至德豈在泰伯下哉。予故表而出之。以俟尙論者採焉。

或問予鶴髮而童顏。果何養而至此。予曰。顏色不必養。養其心而色自臻。夫色者心之苗。心者色之根。心逸則色潤。心勞則色焦。觀之孝思深者當大故而色黑。廉恥重者聞疑謗而色紅。欲盛者其容瘁。畏懼勝者其容矍。蓋可驗也。予惟於家用之有無弗計也。功利之得失弗恤也。知我者譽我弗喜也。不知我者毀我弗憂也。未嘗不怒。怒而不讎。未嘗不怨。怨而不蓄。未嘗不羣。羣而不流。未嘗不遠。遠而不絕。以故事不累心。心常坦率。服垢敝而不恥。衣文綺而不華。或三日一櫛。或五日一沐。不自知養容。亦不自知其顏之若童也。予所養者若此。願與吾儕共之。

公不甚主良知之學。特以所相與遊者。皆此中之高儒碩行。雖小有牴牾。而不存彼我之見耳。故當時序公書者。或謂其有味於程朱辭。在善人有恆之間。或謂其人品當與胡敬齋陳布衣相伯仲。後皆以泰和郭子章一序而廢子章、良知之苗裔。其言不當岐悟與修。幷不當岐朱與陸。以爲序公者皆不足以知公。蓋欲援公以入于良知之中。而其實子章之知公。未必如前序者之所云云也。公所著尙有易堦洪範會極十卷。道學正宗錄五卷。或云七卷。十趙氏家規諸書。今惟家規存。而此語錄二卷。乃蕭子壬辰所家藏。蕭子以余刊其先祖論學俚言之故。出以見贈。其報我瓊瑤爲不少矣。嘉慶五年九月姪裔孫紹祖識。

# 居業錄

(一)

胡居仁撰

本館據正誼堂全書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居業錄

# 原序

居業錄者。胡齋敬先生寫其自得之書也。先生當正學明晦之際。尋程朱微言大義。以探孔孟淵源。主忠信。求放心。一歸之於敬。躬修體驗。筆之於書。古稱有德之言。其庶幾乎。其云端莊整肅。嚴威儼恪。敬之入頭者。卽程子動容貌整思慮之說也。其云提撕喚醒。敬之接續者。卽尹氏收斂身心不容毫髮事之說也。曰未窮理時以敬爲本。蓋操存涵養。挈始終之要也。曰湛然純一。敬無間斷。乃純一不已。極聖功之全也。非其近返諸身。見之親切。焉能言之鑿鑿如此。至於井田封建。推先王至公之心。謂得人爲必可行。教養人材。取明道學校之劄。謂周官爲必可復。又皆有體有用。內聖外王之學。豈迂儒拘執之見。宜古不宜今。有經而無權者比哉。閒嘗尋繹其書。想見其人。蓋天資端慤。存養深邃。漸積之久。醇乎其醇者也。論者或擬之尹和靖。夫其從入之塗。二公固後先一轍。至所謂漸積之久。醇乎其醇者。吾不知伊川考亭之後。端屬何人。又不知敬齋平生位置。肯步程門諸子後塵。較分寸毫釐否耶。載考有明。薛敬軒胡敬齋皆服膺於聖門一敬。既以名其名而事其事矣。然敬軒或出或處。雖道不大行。而風采發越。表著當時。敬齋則隱約終身。一似獨善自樂。無意於世也者。詳其底蘊。詎止此哉。吾故因梓是書。略爲刪訂。以先生爲明儒之最醇。而且信豪傑之士。希志聖賢。雖一介而必彰。用爲有志者奮興而淬厲也。

康熙戊子春季儀封後學張伯行題於榕城之正誼堂

# 原刻居業錄序

本朝正統景泰間。以理學爲倡者。河東薛文清公。其讀書錄。廉年二十六七。始得見之。由是徧考博採。自國初以來諸公所著述。求其粹然一出於正。未有或之先者也。近年乃得餘干胡敬齋所爲居業錄於其子壻余秋官子積。其言精確簡當。亦粹然出於正者。讀書錄之外。所見惟此耳。廉聞敬齋嚴毅清苦。力行可畏。其議論實涵養體驗所得。非考索探討致然。讀其書者。其尙有以識此哉。畏軒楊廉序。

# 原刻居業錄序

聖賢之學。明諸心。體諸身。措之家國天下。言語文字。非其得已者也。夫道固無乎不寓。而吾心爲之統會。行心之迹也。言心之聲也。孰謂知人者惟於其行。不於其言。感人者亦惟於其行。不於其言乎。六經四書。暨夫程朱之論。萬世所共仰賴。不可磨滅。道存焉耳。敬齋胡先生諱居仁。字叔心。饒郡餘干人也。弱冠時。奮志聖賢之學。往游康齋吳先生之門。退而藏修於家。書無不讀。理無不窮。存諸心者不以一時而或息。反諸身者不以一事而或遺。久之則知益精而守益固。養益裕而得益深矣。居業錄者。先生道明德立。理有契於中。而無可告語。事有感於外。而無可施行。故筆之於册。而命以是名。蓋取易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之義也。其間論聖賢德業。經傳旨趣。學問功夫。政教基本。性命淵微。不一而足。此外則於異端佛老之學。尤加深辯詳闢。惟恐其或陷溺人心。變亂士習。蓋亦有爲而發。故其詞繁而不殺焉。祐嘗因是錄竊觀先生之學。纖微昭晳。有不可掩之明。分寸積累。有不可泯之實。強毅堅忍。有不可易之操。宏達周悉。有不可窮之用。遠追千古。舉天下不足以回其心。高出一世。舉萬物不足以撓其志。讀者深思而有得焉。則其學之醇。道之美。迥然無儔。躋之濂洛關閩之列可也。言果不足以知人。抑果不足以感人乎。雖然。先生之道。本欲施之天下國家。而與斯人相忘於無言之境。奈何卒與時違。未獲小試。乃不得已而有是錄。其志可悲也已。其道可慨也已。方且怡然自得。若將終身。不肯小貶以徇時焉。嗚呼。所謂不易乎世。不成乎名。

遜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先生眞庶幾矣。成化癸卯。祐初謁函丈請教。方恨親炙之晚。而猶冀夫可卒業也。踰年。先生薨甫五十。遽捐館舍。豈惟祐之不幸。尤斯文斯世之不幸也。抱持遺書。於今廿載。昏愚之質。殊無進益。然而每一讀焉。懍若先生之臨其上。不敢不思奮勵。而圖無負於將來也。若夫道德宏深。言論純粹。膚陋之見。未易窺測。必有知德知言君子。尙論先生於天下後世也耶。弘治甲子秋。門人余祐謹序。

# 原刻居業錄要語序

吾邑中敬齋胡先生少從松江郡守于君世衡受春秋爲舉子業知無所得而稍厭之及聞聘君吳康齋先生講義理之學於崇仁里第慨然徒步往從之游於是盡棄舊學一以求道爲心歸築室於山中事親講學之外一意謝絕人事而人亦無能知者會親死哀毀踰節喪葬之儀悉依倣古典不苟卜兆爲鄉里鵰兒所阨不得已而訟之則墨其衰以入公門時喪禮久廢獨先生毅然行之識者知其爲特立獨行之士而不識者咸非笑之然搢紳間知有先生實自茲始而先生年蓋三十餘矣先生之學以窮理盡性至命爲期謂非身心內外一主於敬則亦無所依據以爲之地故特以敬名齋夷考其可知者雖其屋漏之中夫婦相對如賓甚至一揮麈篦箑之微亦區別精嚴沒齒不相淆亂應接賓客深衣巾履終日儼然而性度寬和談論亹亹人亦往往樂從之游先生以堯舜之道不外乎孝弟孔子之道不外乎忠恕而世之游情高遠者非也故其爲道必始於卑近以漸造乎高遠循循有序而方興未艾之勢實不容已焉雖其不幸老死林泉無以考其本末兼備之明驗然於斯理體認親切一反求諸身心以得之吾邑自曹無妄先生以後僅見斯人而已眞可爲儒者之高蹈今世之逸民而先生無求於世世亦不知有求於先生惜哉先生名居仁字叔心姓胡氏家世業儒至先生益窮然鶉衣簞食每有超然自得之趣一切勢利紛華舉不足以動其心至於老佛之說尤所不取皆挼剔根蠹而深闢之先生五經皆通尤邃於春秋自孟子

沒後。獨推尊二程朱子。以爲得其正傳。他不得與也。先生卒於成化甲辰。距今垂浹二紀。其門人南京秋官員外郎余君子積。手錄遺書二帙寄予。其一卽居錄業。乃先生平日讀書事事之暇。有得於心。筆之以備遺忘者也。往年假讀於其長子崇脩。未嘗不廢書歎息。且語之曰。此淸廟之瑟。不諧俚耳。宜寶藏之以俟知者。今復得之。早晚披閱。頗摘其近而易知者若干條。循舊卷牘而漫錄之。遂無論次。名曰居業錄要語。爰付諸梓。與薛文淸公讀書錄要語並傳。庶知踽踽吾道者。尙未孤也。夫先生之道。直可垂諸竹帛。以增一代道德之光。使湮沒草澤之閒。泯泯無聞於後。伊誰之過歟。此予所爲擢而深冀是書之傳播。蓋亦出於不獲已也。嗚呼。將有讀其書而恨不與之同時邪。抑俟揚子雲復作。而後有好之者邪。然則是書之出。亦斯道隆汙之蓍蔡也夫。謹序其端以俟。正德丁卯春三月望日。餘干張吉序。

# 蔡序

居業錄向未有刻本。世遠始見　大中丞儀封張夫子於三山署中。授以是書曰。玩此則見理自明。心自靜。且曰人可不自奮哉。敬齋先生一布衣耳。歸然獨立。蔚爲一代儒宗。遂至從祀廟庭。享食百世。人可不自奮哉。世遠讀而誌之不敢忘。至是將以授梓。因不辭其固陋而序之曰。當正道顯晦。異學爭鳴之日。徒得一二拘謹之人。不足以追蹤往哲。而振拔流俗。今觀敬齋先生。何其心之細而氣之剛也。謝上蔡稱孟子強勇。以身任道。所至王侯分庭抗禮。壁立萬仞。由其氣足以勝之也。朱子曰。曾子大抵剛毅。故能獨得斯道之傳。子思行事。他無所考。如孟子所云摽使者出諸大門之外。事之云乎等語。是何等剛毅。由是觀之。血氣之氣不可有。義理之氣不可無。豈故爲矯異哉。誠見夫不如是則無以仔肩斯道。而畏縮囁嚅之態。必不足以挽頹風而起末俗也。然苟非其心之細。見理之明。則雖揚蹻踔厲。不過湖海豪氣。矜己傲物。與聖賢道義之氣何涉哉。此周子所以有主靜之學。程子所以有主一之功也。詳考敬齋生平。以求放心爲要。以居敬窮理爲宗。其研極天人。剖析理欲。眞不遺餘力矣。而其剛大之氣。發見於語言行事之間。觀其主白鹿洞之教。則毅然以斯道自任。與白沙同游康齋之門。至譏其凌虛駕空。儱侗自大。羅一峯張東白皆當時鉅公。往復論辨。無所屈攘斥佛老。痛抑功利。毫無假借。使其立朝。則伊川經筵之疏。橫渠召對之言。斷可爲敬齋信之也。且使敬齋少貶其道以徇於人。勢位豈不可立致哉。然終不肯以彼易此者。見

理明而浩然之氣勝也。夫子平日得力於是書者已久。茲特刊布以開示來學。世之學者。苟能由是而有得焉。收其心。養其氣。於以入聖賢之奧不難矣。受業門人漳浦蔡世遠謹書。

# 目錄

卷之一
心性淵源
卷之二
學問工夫
卷之三
聖賢德業
卷之四
帝王事功
卷之五
古今制度
卷之六
天地化生
卷之七

老佛歸宿
卷之八
經傳旨趣

# 居業錄卷之一

明　胡居仁撰

## 心性第一

今人言心學者。便要說靜時無心。居仁問之。設若無心。亦須有理。彼又應曰。靜無而動有。彼信以爲靜時眞無心與理矣。夫天命之性。與生俱生。不可須臾離。故靜而未有事接之時。則此心未動。此理未發。然此時此心寂然在內。此理全具於中。故戒謹恐懼以存養之。若眞無心與理。又戒懼做甚。又存養箇甚。必有物在內。故須主敬。須存養。故程子以爲靜中有物。靜中雖無所知覺。亦有知覺在。又有因程子說靜中有物。遂要察見本體。看未發以前氣象。此又非也。靜中只有箇操存涵養。曷嘗有看見察見。或問周子言靜無而動有何也。曰。周子言無。以未形而言。非眞無也。乃無中含有也。故朱子解之曰。靜非無也。以未形而謂之無。

今人言心。便要求察而見其心之體。則內裏自相擾亂。反無主矣。然則古人言提撕喚醒非與。曰。才提撕喚醒。則心惕然而在。非察見之謂也。

人心萬理咸備。無所不有。只要修省得到。

理無形而具於心。心具是理而無迹。故可謂之虛。不可謂之無。不可謂之空。空則無矣。心不虛。不能涵具

衆理。所以心體本虛也。

心與理本一。心雖虛。理則實。心中無他物。只有此理全具在內。所以爲是心者。理也。所以具是理者。心也。故理是處心卽安。心存此理卽在。非但在己如此。在人亦然。所行合理。人亦感化歸服。非但在人如此。在物亦然。苟所行合理。庶物亦各得其所。先儒言人之爲學。心與理而已。三代之治。順理者也。心與理本不相離。逐物欲則離矣。異端則離矣。聖人則心與理一也。賢者合於一也。

心體本全元無虧欠。或爲昏氣隔塞。或爲舊習斲喪。所以要涵養者。只要養完此本體。則天德自全。

身行一日不過百里。所歷不過十二時。心則頃刻千萬里。頃刻千萬歲。蓋身則梏於形氣。心則通乎神也。

心理不相離。心存則理自在。心放則理亦失。理明則心必明。心明則理亦著。存心窮理。交致其功方是。

心雖主乎一身。體之虛靈。足以管乎天下之理。理雖散在萬事。用之微妙。實不外乎一人之心。知此則內外體用。一而二。二而一也。

離內外判心迹。此二本也。蓋心具衆理。衆理悉具於心。心與理一也。故天下事物之理雖在外。統之在吾一心。應事接物之迹雖在外。實吾心之所發見。故聖人以一心之理應天下之事。內外一致。心迹無二。異端虛無空寂。此理先絕於內。以何者而應天下之事哉。由其專事乎內。而遺其外。不考諸迹而專求諸心。猷棄事物之理。專欲本心之虛靈。是分內外心迹爲二本矣。愚嘗思之。內外心迹。終二他不得。空

則內外俱空。實則內外俱實。有則內外皆有。無則內外皆無。是則心迹皆是。非則心迹皆非。正則心迹皆正。邪則心迹皆邪。固未嘗二也。

吾儒則心與理爲一。故心存則理明。心放則理昏。釋氏則心與理二。故心雖存亦無理。儒者用戒謹恐懼而心存。是敬以直內。萬理俱在。而遇事尤加敬愼。故心與理不離。釋氏則屏絕思慮事理。使不撓吾心以爲存。惟無事時如此做得。事來一撓便亂了。是他心存時已與理離而爲二。因心與理二。故一動便亂。或謂釋氏有體無用。予以爲正是他無體。故無用。

理與氣不相離。心與理不二。心存則氣清。氣清則理益明。理明氣清。則心益泰然矣。故心與氣須養。理須窮。不可偏廢。或曰。修養家之養氣同否。曰。修養家所養。乃一身之私氣。私則邪矣。惡人氣亦盛何也。惡人乃惡濁麤暴之氣。血氣之私也。若清純剛直。乃正氣也。嘗驗之。存心密則麤暴昏濁之氣自消。理直則剛大之氣自生。心也理也氣也。二而一也。正則俱正。邪則俱邪。

爲欲物所勝者。皆是心不能做主也。處事不得其宜者。亦是心失其職也。此涵養省察之功當盡也。

心具衆理。所患者紛亂放逸惰慢。故須主敬。主一無適。所以整其紛亂放逸。整齊嚴肅。所以救其惰慢。此存心之要法也。

涵養本原。與窮索義理。實交相涉。蓋人心只有許多義理。更無別物。涵養既至。則天理自明。窮理既精。本心愈安也。

心精明是敬之效才主一則精明二三則昏亂矣。

心在重處發熟處難忘若利祿重則心在利祿上發功業重則心在功業上發那邊熟心只從放那邊是戀著舊習也若非勇猛奮發擇善固執改革舊習雖欲勉強操持心未易收嘗謂學專爲己心自少至外馳更加主敬其有不存者乎

心有主雖在鬧中亦靜故程子以爲金革百萬與飲水曲肱一也然必知之深養之厚心方不動

心有存主即能宰制萬物孟子求放心是本原工夫釋氏置心於無用之地曷嘗有主

滿腔子是惻隱之心則滿身都是心也如刺著便痛非心而何然知痛是人心惻隱是道心

無事時不教心空有事時不教心亂

心無主宰靜也不是工夫動也不是工夫靜而無主不是空了天性便是昏了天性此大本所以不立也

動而無主若不猖狂妄動便是逐物徇私此達道所以不行也已立後自能了當得萬事是有主也

放心是逐物於外惕然警懼則即此而在矣是知戒謹恐懼乃存心之要也

用心不可太過過則生疾心爲神明之舍過苦則神枯惟主一無適優游涵泳自然義理暢明

容莊則心正

未有外貌不莊心能一者

人莊敬體即立大本即在不然則昏亂無本

敬是莊嚴畏謹之意。程子說主一。是直截在心地上做工夫。

言者心之聲。事者心之迹。心正時言必不差。事亦順理。

人心公。便與天地同體。才私便與天地萬物暌隔。釋氏以自私之心。強包括天地萬物。故背逆天地。絕滅人物。

吾儒是隨事盡理。以存其心。所謂敬者。只是專一謹愼。無事時心專一在此。不敢怠惰。有事時心亦專一在此事上。不敢怠惰。所以無事時心湛然在內。有事時卽是這箇心去應察處置。所以動靜表裏本末共此心。只是箇專一畏敬。佛氏只是硬把捉繫縛這箇心。方其無事時。把捉繫縛得住。有事時便亂了。觀鼻端是取至近一物。以羈繫其心。使動不得。嗚呼。心至靈至貴。爲萬事主宰。而受制繫於一物。可哀也。朱子曰。孟子說存其心。雖是緊切。卻添事。不如孔子只說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立定規矩。與學者守。使之心自存。

今之學道者。多入異教。是他做存心工夫上差了。程朱闢異端甚詳。今被他反引其言入異教去。因此風已盛。鼓惑後學。陷溺人心。世道必愈衰。豈天意如此。奈何奈何。

釋氏要無心。終無不得。故在空中見出一箇假物事。以爲識心見性。以爲不生不滅。其實未嘗識心。未嘗見性也。

天理有善而無惡。惡是過與不及上生出來。人性有善而無惡。惡是氣稟物欲上生出來。

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性如水之源感動是水之流也如源本清流出來便有清濁清者是不爲沙塵所涸濁者爲所涸也用力之道當濬其源澂其流

理無不善所以發而爲陰陽五行以生人物者氣也其交感錯綜益參差不齊而清濁偏正於是焉分而賢愚善惡出矣雖有賢愚善惡之分然本然之善未嘗不存乎其中但賢者因其氣之清而能明其理有其善愚者因其氣之濁以蔽其理而失其善流於惡矣故孟子言性善是就所生所稟之理而言孔子言性相近指氣稟而言韓退之言性有三品是專就氣稟而言程子言善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是兼理與氣稟而言如清者爲水而濁者亦爲水蓋水之源本清流出去便有清有濁理之源本善稟於人便有善有惡故論性至周程張朱始備若荀子言性惡揚子性善惡混失之遠矣

荀子只性惡一句諸事壞了是源頭已錯末流無一是處故其以禮義教化爲聖人所造作僞爲以矯人之性而化人之惡殊不知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此皆吾性中所具之禮聖人因而品節制作之禮義教化既成又足以正其情養其性節其欲成其德此足見禮樂教化自吾性中出聖人因而成之則性善無疑矣孟子言性善在本源上見得是故百事皆是荀子在本源上見錯故百事皆錯

荀子不知性之爲理只在情欲上看故曰性惡遂以禮義教化刑政皆聖人僞爲其罪大矣蓋禮義教化政刑皆天理之當然人性之固有聖人因而裁制之惟伊川程子言性卽理也眞實精切發明孟子性善最盡朱子又曰性者人心所稟之天理則又曲而詳矣

朱子曰。未感物時若無主宰。則亦不能安其靜。只此便自昏了天性。不待外物之引。然後差也。李延平曰。人固有無所喜怒哀樂之時。然謂之未發。則不可言無主也。定性無內外。無將迎。明道不惟所見端的。又工夫完純。非去聖不遠。不能如此。嘗驗之。無內外工夫猶可能。無將迎非心性已定。無一毫牽引之私。不能也。雖昏亂之世。公論猶存。此見人性之善處。此見秉彝之不可泯處。善乃人性之固有。人之所當爲。故張南軒曰。爲己者。無所爲而然者也。董子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此南軒董子心術之正也。不然。是以私意爲學。固已與道離矣。

韓子以博愛爲仁。雖不是。猶勝以覺言仁者。故朱子訓心之德。愛之理。又曰。仁者本心之全德。中庸曰。仁者人也。朱子曰。人指人身而言。具此生理。自然便有惻隱慈愛之意。孟子曰。仁人心也。程子曰。心如穀種。仁則其生之性。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朱子曰。天地以生物爲心。而所生之物。因各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故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合此數說而體驗之。仁可得矣。

仁則天理。渾然萬物皆生意。

人心若仁。則萬物皆在吾生育之中。

本心之生理便是仁。不仁戕其心生理也。

涵養得本心熟。到清明和暢處。仁可得矣。

心如穀種。仁則其生之性。古今說仁字。惟此最親切。

醫書以手足風頑爲不仁。程子善之。蓋人而不仁。私意蔽隔。天理不能貫通。天地萬物。漠然與己無干。如風頑之人。手足疾痛。不相管攝也。

程子說雞雛可以觀仁。切脈可以觀仁。是無時無處不體驗。雞雛是生意醇粹處。切脈是生理貫通處。程子用心熟方見。

天地人物。分雖不同。同此一理。形雖不同。同此一氣。故聖人所以眞實懇惻。以仁民愛物。乃其心之自然。非強而爲之也。其所以民安物阜。而上下與天地同流者。亦其效之自然。非有一毫增益於性分之外也。民之所以仰瞻感化者。亦其心之自然而不容遏。非有強也。所以然者。理一氣一故也。

欲生於氣。是氣爲主而滅乎理。須使理爲主而氣順焉。

人之知識才能本於性。然亦不能不蔽於氣。故性與氣皆當養之以復初。

不可自恕。蓋恕者求仁之方。施於人之事也。若施於己則自治不嚴。偸惰苟簡。進修必倦。改過必不勇矣。爲善最樂。卽是心廣體胖也。

# 居業錄卷之二

## 學問第二

聖學以敬爲本者。敬可以去昏惰。正邪僻。除雜亂。立大本。

聖賢工夫雖多。莫切要如敬字。敬有自畏愼底意思。敬有卓然精明底意思。敬有湛然純一底意思。故聖學就此做根本。凡事都靠著此做去。存養省察皆由此。

古今聖賢說敬字。曰欽、曰寅、曰恭、曰畏、曰翼、曰戒懼、曰戰兢、曰齋莊。字雖不同。其實一也。洪範貌曰恭。是外面之敬也。至曰恭作肅。則心亦敬也。內外一致也。臨深淵。履薄冰。形容戒懼之意最切。孔子言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又畫出一箇敬底樣子出來與人做。程子言整齊嚴肅。是入敬處。朱子曰。畏字是敬之正意。程子主一無適。是就存主處說。謝氏惺惺法。是就敬之精明處說。尹氏收斂身心不容毫髮事。又以人到神祠致敬爲喻。卽是孔子見大賓承大祭之意。形容得最親切。朱子敬齋箴說得全備。毫釐有差。便流於禪定。故朱子有三綱淪九法斁之戒。

程朱開聖學門庭。只主敬窮理。便教學者有入處。

程子曰。操約者敬而已。又曰。約敬是也。蓋人若敬時。許多放蕩底心都收了。許多雜擾底心都一了。萬事萬物之理。都在吾身上。非約而何。

程子曰。若不能涵養。只是說話。言人不能操守涵養。則所講究之理。無以有諸己。適爲口語而已。蓋能主敬涵養。則天理本原在內。聰明自生。義理日明。所窮之理。得於己而不失。故朱子以爲未知者敬以知之。已知者敬以守之。此涵養之敬。所以成始成終也。

敬爲存養之道。貫徹始終。所謂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是未知之前。先須存養此心。方能致知。又謂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則致知之後。又要存養。方能不失。蓋致知之功有時。存養之功不息。

敬便是操。非敬之外。別有箇操存工夫。格物便是致知。非格物之外。別有箇致知工夫。

主敬只是要得此心專一。專則內直。中自有主。有主則事物之來。便能照察斷制。

主敬是有意。以心言也。行其所無事。以理言也。心有所存主。故有意。循其理之所當然。故無事。此有中未嘗有。無中未嘗無。心與理一也。

眞能主敬。自無雜慮。欲屏思慮者。皆是敬不至也。

主一工夫。可漸至純一不已。

主一主是專主之主。一是一於此而不他適。純一不雜之一。初學難得如此。故程子只教整齊嚴肅。則心便一。戒愼恐懼。是閑邪工夫。才戒愼恐懼。心便一。常戒愼恐懼。則心常一。常整齊嚴肅。則心常一。此等工夫。交來交去。只一般。只是要此心常在這裏。敬如何便存得天理。蓋心中只是理。別無物。放其心理便失。敬則心存理便在。主敬不是便有一敬。將心去主他。只心自敬耳。主敬是專要如此而不閒也。居

敬持敬。亦是如此。聖人也。是專一於敬。無箇不敬。聖人曰欽明。曰温恭。曰聖敬。曰敬止。是他自然不離於敬。不說主敬與持敬。若主敬熟後。以至不待著意。便是聖人。故程子曰。主一則有意在。然則温恭是不用戒愼恐懼整齊嚴肅否。看來聖人是自然戒愼恐懼。自然整齊嚴肅。如曰齊嚴齋慄。曰齋戒以神明其德是也。

人雖持敬。亦要理義來浸灌。方得此心悅懌。不然只是硬持守也。

正容體。整威儀。便是立敬之規模。主一無適。是心地上事。內外交正。持養之要道也。

敬者德之聚也。敬則衆善畢集。不敬則怠惰放僻遂至而德敗也。

恭敬則非特心存。又且明瑩。蓋心是神明之舍。存則自明。

只致其恭敬。則心肅然自存。非是捉住一箇心來存放這裏。讀書論事。皆推究到底。卽是窮理。非是縣空尋得一箇理來看。

莊敬是保養身心底工夫。

一整齊嚴肅。心便在。是自能整理。才寬慢則心便悠蕩無歸著。是自不能整理也。

端莊整肅。嚴威儼恪。是敬之入頭處。提撕喚醒。是敬之接續處。主一無適。湛然純一。是敬之無閒斷處。惺惺不昧。精明不亂。敬之效驗處。

收放心只是一箇敬。不主敬而欲收放心。東追西捉。愈見費力。縱使捉得住。亦是箇死物事。其虛靈不昧。

所以具衆理應萬物者。俱不能矣。惟整齊嚴肅。主一無適。則隨動隨靜。自然收斂不放。心既不放。則內有主。自然神明不測。體用不虧。此釋老之學。空寂無用。儒者之學。所以通達萬變也。

覺得心放。亦是好事。便提撕收斂。再不令走。便是主敬存心工夫。若心不知下落。茫茫蕩蕩。是何工夫。

今人說靜時不可操。才操便是動。學之不講。乃至於此。甚可懼也。靜時不操。待何時去操。其意以爲不要惹動此心。待他自存。若操便要著意。著意便不得靜。是欲以空寂杳冥爲靜。不知所謂靜者。只是以思慮未萌。事物未至而言。其中操持之意常在也。若不操持。待其自存。決無此理。程子曰。人心自由便放去。又以思慮紛擾爲不靜。遂遏絕思慮以爲靜。殊所知君子九思。亦是存養法。但要專一。以專一時自無雜慮。有事時專一。無事時亦專一。此敬之所以貫乎動靜。爲操存之要法也。

或者疑朱子言敬者一心之主宰。爲非。以爲心能主敬。豈敬能主心。曰。固是心去主敬。敬卻能做心之主也。心若不敬卽放。能敬卽存。非心之主而何。問釋氏默坐澄心。亦是敬也。何以心反無主。曰。似是而非。他只默坐澄心。是死法。敬則賅貫動靜。是活法。如居處恭。執事敬。以至動容周旋。皆敬之事。能如此則中自有主。又不合他死殺要澄取此心。亦是助長。以其默坐澄心之久。雖似見得有箇光明意思。亦非眞心。所以無主也。

敬賅動靜。靜坐端嚴敬也。隨事檢點致謹亦敬也。敬兼內外。容貌莊正敬也。心地湛然純一敬也。

靜中萬理具備。是涵得有動之理。故謂之體。動時事得其理。是著乎靜之理。故謂之用。體用只是一物。以

其在靜在動未發已發而言也

未發之前要操得密已發之後要察得精

程子曰未應不是前已應不是後蓋未應之時此理全具於寂然不動之中當此之時敬以操存之而未發之中天下之大本立焉已應之時此理發見於感而遂通之際當此之時敬以省察之則發而中節之和而天下之達道行焉未應體也靜也已應動也用也體卽用所存用卽體所發非有兩事固無先後可言亦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之意

持敬而無閒斷則誠矣故程子曰未能誠者由敬以入誠誠敬雖是二事其實一體非敬無以入誠非誠則敬有閒斷敬是持守之法實有是敬而無閒卽誠也

程子曰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誠哉是言也若不誠敬道理便把捉不住

四書六經皆是吾身上有底道理但聖賢先我而覺耳我未覺所以要讀若不反躬則皆成糟粕

因聖賢之書以修身修身則聖賢之言愈有著落

今更有聖賢出其說不過於大學論孟中庸此後書莫過於小學近思錄學者能於此處眞知實踐他書不讀無憾焉

在小學近思錄四書上做得工夫眞異端功利俱害不得近思錄一書小學大學工夫盡有

入頭處最怕差將後無救處入頭處亦怕偏將來偏到底要從小學近思錄大學論語入則路頭正矣

今人才氣高者便入異端去自小學之教不行學者無基本大學之教不行無進步處皆以虛靜存心懸空求道故有此病古人存心之法具於小學入道之門由於大學

學者當以小學四書近思錄熟讀體驗有所得然後方可博觀古今

經是史之尺度斷例史是經之應驗事爲經純史雜故經不明不可看史

今人有厭讀朱子傳註以爲太煩者又有博覽朱子諸書以資解說者二者皆非也憚其煩厭其卑此好簡易高大必流於異學空虛昔陸子靜惡伊川之言蓋其天資過於高大有淩空駕虛之病與程子收斂謹密實地工夫異矣況朱子博學精詳細密纖悉尤非趨簡徑樂閒曠者所便也

讀書須著實理會做入書內裏去皮膚上綽過不濟事穿破一兩處逐旋透入去做得五七處透徹後處處透得去蓋義理根源自相貫通聖賢工夫如合符節此處透得過別處也透得過書雖多無異道也

讀書貴精熟不貴貪多

讀書雖多若不精熟不若少而精熟書雖精熟又要實體於身方能有得嘗謂讀得十章熟不如做得一章來做得一章來那幾章亦將湊得來

體驗二字學者最親切讀書皆須體驗放自己身上來不然則書自書我自我矣濟甚事

觀書須有感發奮勇之意方有進觀書有悅懌之意所入必深

看書須沈潛反覆待其義理融液周匝方可放下

讀書極難。蓋難得聖賢之意。或有讀周茂叔令二程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遂去他身上尋箇樂。未免猖狂自恣。自己不曾做顏子工夫。遂欲樂顏子之樂。不亦惑乎。

趨向不正。與聖賢之言。自相背馳。如何讀得聖賢書。

趨向正底人。方好讀書。

聖賢之文。順理以成章。自然本末兼盡。脈絡貫通。後世專意爲文。而義理反不足。是欲巧而反不巧也。

程子以詩文害道。非是詩文害道。是作詩文者志局於此。所以爲道之害。若道義發於詩文。又何害。不合他專心致力於此。期於工巧。便與聖賢爲己之心不同。於聖賢爲學工夫必荒。杜子美韓退之當初若能做聖賢工夫。不學詩文。其造必不止此。

今人只將聖賢之書。資口語。作文章。與自己身心全無干涉。

天地間道理無一時息。人心不可一時不存。

人之所以爲人者。理也。苟不存得此理。只營營於利。以養血肉之軀。豈不愚哉。

天地萬物之理。即吾心所具者。若到無私意處便貫通。若貫通便流行無閒。此則仁也。存養工夫。只在吾身上。窮理則不分內外。皆當格物。

窮理格物。先從性情上窮究。則見得仁義禮智。渾然全具於吾心。惻隱羞惡。辭讓是非。隨感而發。就從此力加操存省察。推廣擴充。此便是源頭工夫。根本學問。又於日用事物人倫。天地山川。禽獸草木。莫不

究極其所以然。明而禮樂。幽而鬼神。日月之更迭。寒暑之往來。歲月之交運。古今風氣盛衰。國家治亂興亡。民之安危。兵之勝敗。無不窮究。方爲窮理致知之學。

窮理非一端。所得非一處。或在讀書上得之。或在講論上得之。或在思慮上得之。或在行事上得之。讀書得之雖多。講論得之尤速。思慮得之最深。行事得之最實。

窮理只是理會到底。

天下之理。洞徹無疑。然後行之沛然。

窮理須事事窮究。窮來窮去。又只是一箇理。讀書須要章章精熟。精熟後亦只是一箇理。此所爲萬物各具一理。萬物同出一原也。

窮理須得心專一。方有細密工夫。方見得透徹。若不專一。則麤疏草略。縱敏者亦略見髣髴而已。

學博而不精。則流於駁雜。

理雖平時窮。然必經歷試驗方熟。

道理只要熟。熟則純。純則誠。誠則心與理一。所發必不差。所發不差。則萬物順治。丰一之久。至無間斷。則熟矣。

道理不用安排。只要審察得是。

察理精後。力行便不難。

窮得此理於心。又須存養省察工夫到。方無罅漏。

朱子曰。學者往往多歸異教者。蓋謂自家這裏工夫欠缺。奈何這心不下。又無好藥方治得。遂入彼去。

窮得此理。須敬以存之。方不失。或曰。未窮理時如何。曰。未窮理時。固當主敬以立其本。

一本者。無一物不是這箇理。若有私吝蔽固。便隔斷了。成二本去。故程子言放開意思。打了習心。方能與萬物一體。方能合內外之道。天人又何間哉。

若窮理到融會貫通之後。雖無思可也。未至此。當精思熟慮。以窮其理。故上蔡何思何慮。程子以爲太早。今人未至此。欲屏去思慮。使心不亂。則必流於禪學空虛。反引何思何慮而欲強合之。誤矣。

學到貫通處。縱橫上下。都是這道理。只是初間要窮格積衆工夫。

見得道理明白。利祿便不敢苟取。養得此心純熟。利祿自不肯苟取。

此理吾固有之。物棄而不求。富貴身外之物。求之不已。是不知內外輕重之等也。或曰。富貴得之。可以榮身。道義亦可以榮身乎。曰。此何言也。立身之道。曰仁與義。則人之所以爲人者。仁義也。苟無仁義。則人道絕矣。那些富貴。更作何用。仁義既滅。敗亡亦至。昔成湯不殖貨利。而富有四海。桀紂聚鹿臺之財。終至亡國。榮辱可見矣。或曰。此以國言。若人家乏財。則衣食不足。何暇治禮義。曰。古人以禮義立身。以財養身。但當以義制利。不以利害義。故程子以只營衣食無害。惟利祿之誘最害心。然衣食亦要合義。不可苟。

人到義理貫通處。處事自有要。

學者須要豎得這身子起。

本心不純者。發用必偏。此內外一致處。

敬齋箴兼內外動靜而言。所以不偏。

學者持敬。只就衣冠容貌視聽言動上做。便是實學。

若非敬如何扶得心身道理起。

敬則心專一。專一則精明。故聰明生敬則內直。內直則無私。故無己可克。

敬則無己可克。是豫先做了閑邪工夫。

勇猛奮發之後。須尋箇著實工夫做。方能循序漸進。日就月將。以至成德。若無日用常久工夫。縱有英氣。只成狂妄。

人坐不端莊。則昏惰之氣必生。心固以不存。而理亦昏矣。人之昏困是氣也。持其志則昏自去。

人之心皆天理所爲。舍了理如何做得人。如何處得事。

今人不去學肖守。豫先要學隨時。所以苟且不立。

人若日用閒持守此志。省察此理。學便長進。

志不可一日墮。心不可一時放。

立得志定。操得心定。不至移易。則學自進。

志不可放倒。身不可放弱。程子曰。懈意一生。便是自暴自棄。朱子曰。才悠悠便是志不立。

立志已定。用功不差。潛心積慮之久。義理自當融會。

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累其心。舍道德外亦無功名。

人苦無才。此只是不窮理。理明才自長。然又須養氣以充之。存心以察之。

看有才氣底人。老年多不及小年。是他無學問持養工夫。

有德者易爲才。有才者易爲德。此才德相資處。

以才取人最難。小人多有才也。

人貴乎有力量。然當精求聖賢用力之方。與理之至當。方不負此力量。若理有所蔽。以此力量堅執不回。則爲害尤甚。

人有英氣。方肯進取。勇猛奮發之後。須尋得箇常久工夫來做。不使間斷。方能實有所進。不然。一時意氣靠他不得。

見善不能勇爲。見惡不能勇去。雖終身從事於學。無以有諸己。

氣質之偏。皆可克治。要克治氣質之偏。須涵養得大本完固。則元氣壯。病易除。

人之大病有三。一曰麤惡。二曰輕浮。三曰昏弱。

人之氣貴乎剛。卻怕麤氣。剛則才大。氣麤則才疏。才大而疏。成少敗多。故君子養其氣以至剛大完密。則才德全矣。

人存養久則氣質自變。

涵養之道。須深潛篤實。方能制其飛揚之心。消其麤厲之氣。主一工夫易施。心易純也。

心麤最害事。心麤者。敬未至也。

心沈潛則造理必深。

浮躁最害。輕儇亦然。昏惰亦然。

人收斂警醒。則氣便清。心自明。才惰慢便昏瞶也。

人多昏困。只整齊嚴肅四字整得起。

學者之所患。最是惰與輕。惰則自治廢。輕則物欲恣。只一敬字可以治之。

人心要深沈靜密。方能體察道理。故程子以性靜者可以爲學。若躁動淺露。則失之矣。

古人云。宴安如酖毒。甚可懼也。惟莊整嚴肅。戰兢惕厲。可以勝之。

雖整齊嚴肅。亦要箇沈潛細密意思。不可把捉太過。

把捉二字。是半上半下事。最難做。不若索性從整齊嚴肅做上去。更易爲力。如人起屋。豎得柱頭端正。則易撐持。若豎不起柱頭。斜撐持最難。

硬把捉便是恭而不安。只常切提撕檢束。不令放弛。乃操存之道。所謂必有事焉者也。

須收斂凝定。則精神聚。志向專。察理必密。

今人屏絕思慮以求靜。聖賢無此法。聖賢只戒謹恐懼。自無許多邪思妄念。不求靜未嘗不靜也。

思其所當思。言其所當言。行其所當行。乃立誠也。

不和不樂。鄙詐之心入之矣。不莊不敬。慢易之心入之矣。此禮樂所以不可斯須去身也。

人一縱於慾。德卽敗。雖改之。又當關防謹密。不使萌於再。

有一分利欲。便蔽一分天理。利欲長一分。大本便虧一分。

一息不存。則天理卽便間斷。

才昏惰義理自喪。

才覺私意起。便克去。此是大勇。

整頓得心起。則學自進。守得心定。則德愈固。

存養工夫不至。則省察功夫甚難。省察工夫不至。則存養甚難。蓋動靜體用。本非兩事。當隨處致力。

存養卽所以立本。窮理卽所以達道。存養後方能窮理。窮理後又須存養。不先存養。則心體昏放。大本不立。何能窮理。窮理後若不存養。則理無歸著。隨得而隨失矣。何能爲我有。

知貴精。行貴果。學貴博。不貴雜。守欲約。不欲陋。

知既眞行必正亦有因行之差而知亦隨而差者
行在知之後故子路之強勇司馬君實之篤行皆有差使致知工夫至則二賢何可及也
聞見之知雖小天德知良雖大然聞見之知亦從良知上來非有良知安能聞見而知但聞見之知則有
　眞僞宜詳察而明辨也得其眞則合內外之道矣
良知出於天致知在乎人養知在於寡欲保其知而勿喪在於誠敬
保養於未發省察於幾微力行終之
不矜細行終累大德
聞人之謗當自修聞人之譽當自懼
難不貴苟免功不貴幸成
悔悟於後不若省察於前
不可以私意喜一人不可以私意怒一人
處事應物不可徇己偏好須省察當爲與不當爲當理與不當理
萬事有根本總領根本總領不正其餘俱不可正
事物皆是理不順理處不得事上面生些計較便不好
凡有一事必有一理以理處事自然順治後世以智計處事故不免煩勞或智不足遂致敗亂

事事有一定道理。須要見得明。養得熟。應酬之際。方無滯礙。

凡有一事。必有一理。事來當順理以應之。然事未至已先有理。故又先要立其體。

聖賢處事。每斷之以義。不顧利害。智謀之士。專計利害。不顧義理。然義理者人心之同然。聖賢制事以義。故人心自然歸仰。智謀之士。多失人心。以致禍害。

處事不用智計。只循天理。便是儒者氣象。

處事不容一毫私意。有一毫私意。便非王道。

有公天下之心。方做得公天下之事。

公生明。私生昏。私則有蔽。有蔽便昏。公則無蔽。無蔽便明。何以能公。克己則公矣。

順理處事自治。人心自服。

智計處事。人不心服。私則殊也。

被雜事昏擾者。心役於物也。苟能立己。事雖多。當整整不亂。

事事推尋義理以處之。非惟事治。學益進。德益脩。

程子曰。見可喜可怒之事。自家著一分陪奉他。此亦勞矣。聖人心如止水。

看盡天下事。只要不失其本心。心爲主。事爲客。以主待客。則我不勞而事治。蓋處之各得其所也。程子曰。

已立後自能了得天下萬事。

天下之事。不是自己理明身脩。決做不得。

日用閒事當做而不做。不當做而做。皆是不能省察。只徇己之偏也。

日用處事。先要去了計較利害底心。順理以處之。則天理明。人倫正。

天下縱有難處之事。若順理處之。不計較利害。則本心亦自泰然。若不以義理爲主。則遇難處之事。越難處矣。

事雖要審處。然亦不可揣度過了。事雖要聽從人說。亦不可爲人所惑亂。擇須精。行須果。

人不能處事。只是不能窮理。理明天下無難處之事矣。化民全要脩身。

事事理會過。至於融會貫通。以造於約。則天下古今之理在我。有何不快樂。

學只是盡其當然之分。不可要求異於人。亦不可要求合於人。

人須要志氣剛大。不甘作下等人。方能奮發有爲。然必尋師友講究實做工夫。自當有進。進而不已。不使間斷。方能有成。

與人處當執謙。然不可媚悅。才媚悅則與天地正大之情不似。諂諛二字。脩己治人之大病。諛人者固是小人。好人諛。自脩則不聞過。治人則惡政日積。

學無他。只要存得天理。去得人欲。天理是人物所以生底道理。有生之初所稟得底道理。人欲是有生之後因氣稟之偏。情欲之感。事物之交。利害相形而生。故天理是本然之善。天所付底。人欲是失其理。勦

於物、縱於情、乃人爲之僞、非人之固有也、然閑邪存誠、所以保養天理、關防人欲、本原上工夫、克治省察、所以辯明天理、決去人欲、發用上工夫、故操存涵養克治省察之功、愈精愈密、無少閒斷、則天理常存、人欲盡去矣、

學只爭箇爲己與爲人、若爲己、則學以博而理益明、若爲人、則學博而理愈偏而知愈蔽、故程子以記誦爲玩物喪志也、

日用閒事事省察、從天理上行、纔覺有私意便克去、此進學之要、

人做工夫不可太過、太過反成助長、所以生病痛、呂與叔是箇肯做工夫底人、然所謂求見未發之中、而勿失、亦是過了、雖橫渠先生亦有做過了處、如曰不舍其虛明善應之體是也、程子工夫、只是密無過處、或曰過與密如何、曰過則反疏、

今人只是箇好高大、喜奇妙、憚繩檢、故做出許多病痛、聖人必可學而至、只是人不曉做工夫、

今人爲學、多在聲價上做、如此則學時已與道離了、費盡一生工夫、終不可得道、甚可惜也、才氣高者有此病、

善要自己出、功名要自己出、此便是鄙陋狹窄人、不足與有爲也、

學者務名、所學雖博、與自己性分全無干涉、濟甚事、

學者去得一箇謀利計功之心、則心下自然坦夷安泰、

學者工夫寧下而勿高寧沈而勿浮貴博而不貴雜貴精而不貴玄寬不至慢緊不至迫怒不至暴愛不至溺

今人未曾做得下學工夫但欲貪求高妙如何不入異教去未曾識得聖賢作用便要建立功業如何不入權謀功利

人清高固好然清高太過則入於黃老人固難得廣大者然廣大太過則入於莊佛惟窮理之至一循乎理則不見其清高廣大乃爲正學

學不正雖熟何益非但無益爲害最甚

不學聖賢則學無窮宿今之學多只是對塔說相輪

自知不眞而以告人者則妄也告人而不盡心不忠也

清高太過則傷仁和順太過則傷義是以中道爲難當精擇而審處

工夫不密則外邪乘隙而入

若得工夫精又無間斷學須日夜長進

學知爲己方好商量做工夫

學不爲己縱讀書多講說詳不過誇多鬬博習爲口語學愈博道愈雜

學知爲己亦不由爾不戰戰兢兢

今人學不進者。只歸咎於天資。是自棄也。傅說曰。學于古訓乃有獲。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詩曰。古訓是式。威儀是力。皆是學之功。看朱子晚年學甚進。今人只是或作或輟。枉過了日子。及學不進。則曰天資局定。非自棄而何。

昔在南康。何太守言當今秀才難教。某對曰。只有兩箇人教不得他。問是誰。曰。自棄自暴者。

學才怠惰。便入於自棄。

人苟能心勿忘。勿助長。則無處不是道理。無處不可進學。人若端莊靜一。則天理卽存。大本自立。及其至也。篤恭而天下平。一不莊敬。則百邪交侵。不待形於外。而天理根原。喪於內矣。

# 居業錄卷之三

## 聖賢第三

孔子教人忠信篤敬。程子教人整齊嚴肅。若著實做得。自然心安體舒。道理明瑩。今人多是無頭腦之學。聖人教人。只教以忠信篤敬。使學者便立得箇根基本領。學問可次第進。

孔子教人。便要使人有諸己。

學爲己方有著力處。窮理則達。力行則有諸己。

事不爲己。雖有顏孟之聰明。亦不濟事。

孔門之教。只是求仁。而堯舜事業盡在此。

孔門學者以求仁爲要。眞是好。是教他在最切要處求。非但自己一身好。與天地萬物。血脈便相貫通。

孔門以求仁爲要。程門亦然。仁者心之德。求仁所以全其心之德。心德既全。在我則有自然之生意。在天地萬物。則亦流通無閒。故人之於仁。最爲親切。入聖人氣象。於此最近。如瓜仁桃仁杏仁。此亦善形容仁字。蓋物之生意。盡在於此。某嘗愛喫瓜仁桃仁。喫著便有仁底意思。求仁必先主敬者。當體便要存得本心。本心既存。則生理自在。

曾點雖見得道理分明。然下學工夫有欠。故無以有諸己。若顏子便拳拳服膺。邵康節見得道理分明。又

作弄得熟。反成玩侮天理。釋氏未能眞見。但作弄自己精神。

顏子最好處。是得一善便拳拳服膺而弗失。孟子最好處。是善端之發。便能擴充以至其極。今人見好事不肯做。故不濟事。若因善端之發。不肯放過。直做到底。眞箇難及。便是顏孟復生。

論德則顏子優於孟子。論才只一般。顏子之才密。孟子之才大。

孟子才高。在心性源頭處理會。曰存心養性。曰求放心擴充四端之類。其曰操曰存曰養曰求曰擴充。子工夫便在此下手。非有孟子天資。便無可依據。故孔子只教人忠信篤敬。博文約禮。便有依據持循。而心性工夫亦無不盡矣。河洛之教。實祖孔子。故主敬主一。莊整嚴肅。整衣冠。齊容貌。格物窮理。益詳益盡。學者亦不患無依歸下手處矣。

孟子求放心集義養氣。內外本末交盡也。

孔子以下。才莫高於明道。才莫大於孟子。

孟子之高。與後世之高不同。孟子英氣渾化未盡。故有此迹。如泰山之高。根腳甚大。後世之高。下無根基。無實理。空自高大。

自孔孟以後。道莫大於程朱。故其所著作經傳。實能發明聖學。切於學者。今有一等溺於空虛者。好簡捷而厭其煩。務記誦者反惡其多。務訓詁者不過借以爲口說。惟實窮理力行者。能識其精切詳明也。

自孟子後千四百年。無人見得此道分明。董子見其大意。孔明天資有暗合處。韓退之揣見髣髴。至程朱

方見得盡。自朱子後。無人理會得透徹。眞西山庶幾。

莊子邵子甚大。若論反正之漸。莊子就規矩準繩。便到邵子。邵子規矩準繩至。可到孟子。孟子完養純熟。可到孔子。

孟子程子不曾枉做了工夫。如孟子擴充四端。程子主一無適。眞在心地上做。

孟子朱子邵子天資俱極其大。惜乎邵子稍偏。而未盡下學工夫。孟子朱子盡下學工夫。所以能充實其大也。

周濂溪於道理本原處。見得分明精切。故異端害不得。邵康節於先天圖見得天理進退消長循環極分明。故異端惑不得。然觀其所爲。有些意思。張橫渠工夫切實。方脫異端。然觀其所見。亦有些意思。

周子有主靜之說。學者遂專意靜坐。多流於禪。蓋靜者體。動者用。靜者主。動者客。故曰主靜體立而用行也。亦是整理其心。不使紛亂躁妄。然後能制天下之動。但靜之意重於動。非偏於靜也。愚謂靜坐中有箇戒謹恐懼。則本體已立。自不流於空寂。雖靜何害。

周子不由師傳。默契道體。是他天資高。然開示下學工夫。使聖學門庭。曉然可入。二程全之。

邵康節說老子得易之體。孟子得易之用。是體用分爲二矣。體用一源。豈有得其體而無其用者哉。豈有無其體而有其用者哉。老子體用皆無。孟子體用皆有。老子淸淨無爲。是易之體已無矣。絕滅理義。是無其用也。孟子存其心。養其性。立其體也。集義養氣。擴充四端。達其用也。

康節本心清明。造化之闔闢往來消長。閱之熟而契之深。故其所言無非此理。卷舒作用。無非此事。然亦有侮玩不恭之意。

張橫渠言太虛不能不聚而爲萬物。則可。言萬物不能不散而爲太虛。則不可。聚則生。散則盡。物理之自然。豈又散去爲太虛者。太虛亦不待萬物散而爲也。

橫渠十五年做恭而安不成。是橫渠持身謹嚴。少寬裕溫柔之氣。亦可見其工夫親切。但未至自然。終是些病痛。

韓退之極聰明。志大才高。故程子言自孟子後。能將許大見識尋求。才見此人。如原道等篇。亦窺見聖人之用。論性亦過於荀楊。惜乎未得聖賢用功之要。故用力雖勤。多在文字言語之間。自任雖重。於義理本原。終未有得。其以博愛爲仁。行而宜爲義。雖能窺見仁義之用。於仁義之本體。有所未覩也。昔孔子言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則人之道乃仁義之所爲。以見人之身全體是仁義。命之於天。全之於我。而博愛與行而宜。不足以盡之也。子思曰。仁者人也。義者宜也。以見仁卽人身之理。義卽其理之宜也。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以見人心全體是仁義。乃當行之理。程子言心如穀種。仁則其生之性。則益親切矣。朱子曰。仁者本心之全德。是舉仁而義在其中。卽程子所謂專言之仁也。又曰。仁者心之德。愛之理。義者心之制。事之宜。是兼體用而言也。蓋孔子子思孟子程子之言。極親極切。朱子之言。尤詳尤備。惜退之未覩乎此。

韓退之說詩書勤。乃有不勤。腹空虛。則是以記誦爲主。其說道理。是其聰明揣度出來。王介甫言讀書萬倍利。是以功利爲主。其說道理。亦是聰明想像出來。皆非眞知也。然介甫利根尤深。故其爲政。只被利字做出許多不好事。

明道先生本領純。察理精。涵養熟。故不動聲色。天下之事自治。涵育薰陶。而天下之心自化。孔子以下第一人也。

顏子明道。鄰於生知。

明道天資高。本領純粹。其學自大本上流出。於細微處又精盡。

明道才大德盛。當時入朝建言。若依他做。三代之治可運於掌。惜乎神宗惑於王安石功利之說。而不能用也。當時神宗甚欲有爲。亦甚聰明。安石亦才高。故明道俱要格其心。已被明道感動了。明道雖去。神宗眷眷懷之。安石亦言感賢誠意。當時被張天祺等攻擊太過。遂不能從。故明道深惜此機會。以爲兩分其罪。

明道十事。他便是要舉一世而甄陶之。此只是大綱目。若下手做時。想又精密。

明道行狀云。狡僞者獻其誠。暴慢者致其恭。聞風者誠服。覩德者心醉。其爲政也。道之而從。動之而和。不求物而物應。未施信而民信。此聖人境界上事。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

明道言邵堯夫之學。難以治天下國家。便是他放曠。不可爲法於天下。惟修己以敬者。可致篤恭而天下

平。

明道作康節墓誌。言七十子同尊聖人。所因以入者。門戶亦衆矣。是未嘗以聖學正門庭許他。言先生之道。可謂安且成矣。是康節自成一家。

程子言康節空中樓閣。朱子言其四通八達。須實地上安脚更好。

上蔡記明道語言既得後須放開。朱子疑之。以爲既得後心胷自然開泰。若有意放開。反成病痛。愚以爲得後放開。雖似涉安排。然病痛尚小。今人未得前先放開。故流於莊佛。又有未能克己求仁。先要求顏子之樂。所以卒至狂妄。殊不知周子令二程尋顏子之樂處。是要見得孔顏因甚有此樂。所樂何事。便要做顏子工夫。求至乎其地。豈有便求自己身上尋樂乎。故放開太早。求樂太早。皆流於異端。

程子天資高。其於義理不用甚窮索。只優游涵泳以得之。雖曰反求諸六經。然亦不甚費力。自孔顏以下。所造精粹。未有及之者。

程子本原義理。固受於周子。然下學階次。精微曲折。而全體聖人。多所自得者。故義理血脈。固在於周子。而承襲孔孟。以繼堯舜文武之緒。直以程子當之。

程子發主一之論。與易齋戒以神明其德相同。書曰。惟精惟一。孟子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皆此意也。

程子發明心有主一句。眞是學之要。此便見虛中有實。大本卓然。彼徇於功利者。雜擾而無主。溺於空虛

者。寂滅而無主。只收斂專一。便是有主之道。朱子所謂自作主宰。自操自存。今有一等學問。常照看一箇心在內裏。乃異教反觀內視之法。其無主一也。

程子在主一無適上做工夫。所以其心純熟精明。以造夫聖也。

程子曰。凝然不動。便是聖人理定也。

程子有篤恭而天下平氣象。

程子教人靜坐。所以救學者之偏。亦所以定其紛擾雜亂之心。

程子曰。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最是。如曾點天資高。所見大。其言志處高邁不滯於迹。已勝於顏子。但不如顏子能誠敬存養。既不能存養。併與所見者而失之矣。此顏子所以進於聖。曾點卒歸於狂也。上蔡言明道先使學者有知識。卻從敬上涵養。亦是此意。但說偏了。此言識得後須更存養。豈言未識前不涵養。

程子曰。有主於內則虛。是內裏潔淨明瀅無昏雜。與無主而虛不同。如人家主人在內。雜亂人不入。故虛。異端言虛。只是空屋無人矣。

程子言橫渠門人守禮節。沒滋味。如吃木札相似。言其少窮理致知工夫。於理不深造。非以守禮爲不善也。苟能於禮節中深體密察。而謹守之。則知行兩盡。此理實有諸己矣。

程子言敬則無己。可克。朱子言敬則仁在其中矣。皆一意也。

程子之學。是內裏本領極厚。漸次廓大。以致其極。朱子之學。是外面博求廣取。收入內裏。以克諸己。譬如人家。程子是田地基業充實。自然生出財穀以致富。朱子是廣積錢穀。置立田地家業以致富。用力雖異。其富則一也。但朱子喫了辛苦。明道固容易。伊川亦不甚費力。

程子曰。敬下驢不起。只是謹密畏愼底意。

朱子在孝宗時。又與程子時不同。程子之時。只要修舉先王之政。南宋時大段弱削。若不復仇討罪。則三綱不振。人心沮喪。而國非其國矣。故修德用賢。練兵舉義。此處做得起。家國可振。王道可行。

朱子行狀。學問道理。本末精麤詳盡。吾每令初學讀之。明道行狀。形容明道廣大詳密。然渾化純全。非工夫積粂久地位高者。領會不得。吾每欲學者先讀朱子行狀、有規模格局。方好讀明道行狀。

心專則不放。故程子主一爲敬。容莊則心自一。故朱子莊敬涵養。

朱子直是勇。窮理便直是窮到底。作事直是做徹底。

朱子體段大相似孟子。但孟子氣英邁。朱子氣豪雄。孟子工夫直截。朱子工夫周遍。

看來朱子只任勇猛做向前去。更不退縮。朱子直是豪氣。

朱子註四書詩傳。先訓釋文義。然後發明其正意。又旁引議論。以足言內之意。或發明言外之意。此深得釋經之意。

參同契陰符經朱子註之。甚無謂。使人入異端去。調息箴亦不當作。

參同契陰符經皆能窺測造化之妙。盜竊造化之機。但不合他將來濟一身之私。故違乎聖賢大中至正之道。反爲學者心術之害。

參同契欲關鍵耳目口三者。使耳不用聰。目不用明。口不以言。以完養神氣於內。此但能養一身之私。而棄天下之理。世之自私者多好之。故害道尤甚。

陰符經之言奇怪。蓋聖王之道不明。奇怪之士。欺世之無人。縱其異說而無所忌憚。說者以參同契陰符經與易同用。非也。易雖精微。而坦夷明白。中正廣大。周遍詳悉。非二書可擬。

人以朱子調息箴爲可以存心。此特調氣耳。只恭敬安詳。便是存心法。豈假調息以存心。以此存心。害道甚矣。

朱子曰。靜而常覺。似說重了些子。只說常惺惺。常精明。則可。說常覺。便有心分爲二底意思。朱子於中庸或問。言至靜之時。但有能知能覺者。而未有所知覺也。此爲至論。

朱子曰。人纔敬時。心便在身上了。又曰。敬則萬理具在。

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朱子說得盡。

禮義人心固有。朱子去遠而小學家禮好之者甚衆。今被陳公甫輩務爲高遠。厭禮節之卑近。煩細。不屑爲之。可勝歎哉。

范文正公作事必要盡其力。曰。爲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則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吾豈苟哉。

此范公有胸合聖賢處。故其進退出處。超然無累。行藏卷舒。過於他人。

范希文之正氣。不待養而剛大。是天姿正大。非學力也。若能深造。則王佐矣。

楊龜山言王荊公離內外判心迹。使道常無用於天下。此最說出荊公學術偏處。

揚子雲之言沈晦。見道不明也。辭不厲所守不確也。

韓退之說上下之交。只說得一箇事勢。成得一箇私意。天理之當然。則不知也。

陸子說道理多不條暢。說仁說心亦偏枯。其作敬齋記亦疏。蓋形容敬中工夫不出。可見其學之偏。

象山天姿高。力量大。用力甚切。但其見理過於高大。存心過於簡易。故入於禪。其自幼與伊川不合者。伊川收斂謹密。其言平實精確。象山必有淩虛駕空之意。故聞伊川之言。似有傷其心。其晚年身在此處。能知民間者。又預知死期。則異學無疑。其門人楊簡以問答之間。忽省此心之清明。忽省此心之無始末。忽省此心之無所不通。此非儒者之傳授。其行狀言四時之變化。先生之變化也。天地之廣大。先生之廣大也。鬼神之不可測。先生之不可測也。亦過高之言矣。每讀象山之文。筆力精健。發揮議論。廣大剛勁。有悚動人處。故其遺風餘烈。流傳不泯。然細推之。則於聖賢細密工夫。不甚分明。故規模腔殼雖大。未免過於空虛也。

東萊先生謂所以詐爲良心。又謂天理存於人欲之中。所論太巧而鑿。蓋東萊聰明才高。多爲過巧之論。反失了平正道理。蓋人之良心天理。根於秉彝之性。雖小人喪滅之餘。終有滅不得者。但其爲人欲所

勝耳.

東萊又謂有事是而心非者.此說固善.然論其極則內外一致.本末一事.未有心非而事是者.荀林父伯宗不能陳示天理之當然.不過爲謀利計功之私.謂之是可乎.五霸假仁義.事雖似是.然謂之假.則不是矣.

許魯齋天姿純正.所行自不苟.惜乎未能深造吳草廬甚聰明.早年甚英銳.惜乎力行未能終其學.

鮑魯齋作天原發微.雖欲窮深極微.只是不能有諸己.馬氏作文獻通考.雖欲博通古今.但雜而不精.曾中元無權度.故斷制多差.

莊孔暘觀其詩只是一箇豪曠之士.此風既成.則天下學者皆流於曠闊狂妄之地.爲害亦不細.

黃憲天姿甚美.當時士大夫.無不心服其德量.但未見其爲學工夫.又未見其言論道理.故今無以考究所造之淺深.想只是姿質純粹.度量深廣.風致高邁底人.所謂質美而未學者.

世道之所賴有二.一則降衷秉彝.不可泯滅.二則賴聖賢遺訓尙存.有志之士.尙可因以感發用功.無此二者.生民之道熄矣.後世教化全不可恃.

聖賢教人恕上求仁.恕則物我之私不立.天理流通也.

天地聖人只一箇誠.私意間處便不誠.誠實理也.不可以人僞雜之.君實雖無僞.然與聖人之誠不同者.於實理未盡也.乃無私之私.無僞之僞也.子路之欺亦然.

聖人只在天理上行。無所損益。

聖人與賢人之分。只是一箇生與熟。閒斷與不閒斷。識得如何未熟。如何閒斷。從此勉勵不息。此是希聖工夫。久而聖可至矣。

聖賢見道分明。故於天下之事。只是順理以應之。未嘗用一毫智計之私。然動中機會。自然順治。雖非智計。而智計在其中。後世智計之士。雖極其智計。終是見理不明。會錯了。付此身於天理中。不作聰明。不以造爲撓之。卽堯舜氣象。

人皆可以爲堯舜。是吾心之理。與聖人一也。吾之理旣與聖人一。又何聖人之不可學乎。不學者皆自棄也。

今人有聰明皆不會用。只去雜駁上學。或記誦辭章。或涉獵史傳。或泛觀諸子百家。用心一差。其聰明反爲心害。其聰明反爲不聰明矣。善用聰明者。潛心積索。先從小學大學近思錄論語孟子。精思熟究。體驗得聖賢心事義理工夫。瞭然得之於心。然後循序漸進。博學羣書。王勃等聰明與聖賢聰明不同者。是做向外面去。故適足爲心之害也。

學只是修身。功業是修身之效。不可以功業爲心。以功業爲心。非惟失本末先後之序。心亦難收。程子曰。有顏子之德。自有孟子之事功。

天下人只一箇心。如克己在我。天下歸仁。豈非同此心乎。人心不同處。只是私心。因有所蔽而然也。

學者先當理會身心。此是萬事之根本。

學要來身上做。

慊於己者。不使萌於再。此眞能修身者。進於聖人不遠矣。

孟子中庸多開示道理本原。使人知所信向。方肯下工夫。大學論語就教人直截做工夫。聖人教人手段。與賢人手段不同。聖人德盛。人肯信向。就教他做工夫。自能下學上達。到本原上。上下俱了。子思孟子先將義理大原與效驗都開肚破腸說了。方能使人踊躍去做工夫。但中庸工夫又更細密切實。

讀書一邊讀。一邊體驗做。做得一兩處到身上來。然後諸處亦漸湊得來。久則盡湊得到身上來。此則是大賢。

有聰明識義理。不能持守。而喪其本心者。多矣。雖曰知之未眞。然皆因氣偏欲汨故也。此持養之功。所以貫乎學之始終。不可須臾舍也。

今人有小可才能也幹些事。聖賢道理充足。如何不做出事來。達而在上。如堯舜文武。窮而在下。如孔子。得時行道。如伊傅周召。不得時如顏孟程朱。其德業事功。侔乎天地。以此知黃憲之流。只是一介嘗夫也。

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學者以此立心。便廣大高明。充之則是純儒。推而行之。即純王之政。人做得切己工夫。自無許多閒思慮。

當然處卽是天理。

盡天理不以一毫私意智力撓之。便是堯舜氣象。

道理只是這箇道理。功名事業是偶然。

萬物各有自然之理。聖人只是順之。不曾加得一毫。

理明後又持守堅固。力行純熟。此是大賢。

聖賢只依天理做事。所以極其大。與天地參。霸者以智計處事。便小。

欲爲天下第一等人。當做天下第一等事。

做當今一箇好人。須壁立千仞。

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眞儒。然欲道之行。治之善。非眞儒不能。

古人老而德愈進者。是持守得定。不與血氣同衰也。今有才氣之人。到年老便衰。是無持養之功也。

學至聖人地位。方了一生事。

一息尙存。此志不容少懈。古人云。蓋棺吾事畢。又曰。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 居業錄卷之四

## 帝王第四

古者必德足以感天下之心。功覆天下之民。斯爲天下所宗。而爲天子。唐虞三代是也。至孔子德雖足以感服天下之心。然無天子之薦。又無百里之地。以爲因。故功德不及斯民。所以終爲匹夫。自秦而下。以強力姦計而得天下者甚多。此亦時勢不同也。蓋古者諸侯萬國。疆域嚴固。非首出庶物之人。豈能服萬國之心。故孟子以爲無不仁而得天下者。自秦立郡縣之後。無諸侯翰屏夾輔之勢。而姦雄往往以強力智計相角。又不遇聖王之興以收之。故智力勝者得之。亦勢然也。

堯舜生朱均。瞽鯀生舜禹。清濁美惡。變化莫測。雖聖人亦莫能與也。

四凶堯深知其惡。只是用其才。當時舜禹皋陶稷契未出。無人可用。故如此。聖人在上駕馭之。他亦不敢露其惡。

天下事必君臣相遇。而後可以有爲。上者如湯之於伊尹。高宗之於傅說。文王之於太公。次者如桓公之於管仲。燕昭之於樂毅。高祖之於子房。先主之於孔明。皆君臣相知相契之深。

文王雖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斁亦保。顏子明道近之。

文王得太公。便載之後車。是相知相契深。故敬之至。禮之重。

或問湯武同時而生爭乎讓乎分天下而治乎共天下而治乎曰相讓而共治曰以誰爲君曰以年長而功多者爲君蓋聖人無圖天下之心只看道理合如何安然居之

桀紂失了君道故湯武不得已而伐之蓋君者所以爲天下主代天理物以養天下之民今桀紂非惟失君道又殘民害物乃天地間一大賊也湯武不幸適在其時當救民之任故不得避伐上之嫌而坐視也

有聖賢之君必有聖賢之佐若中材之君有聖賢之佐亦可成王業太甲成王是也

此感而彼應者心同此理也處置得宜而人心服者亦心同此理也秦漢以下爲治者不過處置上做不知上一截既不知上一截則下一截亦偶中耳豈能盡得其宜此先王之治所以難復也或曰老佛亦曉得心同此理可謂能知上一截何以反害天下曰老佛只想像一箇道理原頭以爲此心此理無不同非眞能知萬殊所以一本也

三代以下之君漢高祖天姿最高惜乎無眞儒輔相若得眞儒輔相三代可復那時秦法苛虐不可因戰國又無治天下之法可傳若有眞儒舉先王之法高祖必肯依從

漢高祖只勝得一箇無仁義底人若遇仁者高祖便著臣服韓信只勝得無智勇底人若遇智勇韓信計不能施矣

項羽當初從范增之計以立義帝當時亦是時勢當如此君臣之義既定豈可更行弒逆光武之於更始

處得便好更始本不足以爲君光武漢之同姓固可中興而光武亦不殺之是善處君臣之變者也
漢武帝才足以有爲惜乎多欲周世宗才足以有爲惜乎未學宋神宗亦欲有爲惜乎汩於功利人君不
務學便以禮樂制度爲瑣碎不足爲而欲逕趨功利殊不知天生聖人代天以施教化聖人制禮樂代
聖人以成教化是天假手聖人故天不言而萬物安聖人假手於禮樂故已不勞而教化行
漢景不殺母弟梁王亦可爲天下後世法梁王以母之寵欲求爲太子議臣袁盎持正義以諫止之及梁
王殺袁盎則罪固當死然皇后涕泣不食必至傷生故景帝寧屈法伸恩此亦天理人情之至也
隋文帝篡國之君王仲淹獻太平策可謂不知人篡弒之人其身犯大逆若北面以臣之卽逆黨也稍知
義理者不爲也且古之仕者皆欲行道以濟斯民篡弒之人其身不正不可以君天下又可與之行道
乎
胡氏責唐太宗不能正楊廣弒逆之罪聲大義以討之此言誠當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太宗以英武之才
謀取天下惜乎無學未嘗窮理正心去私窒欲以當然之理處當爲之事伸大義救民命故用許多智
計甚爲鄙陋其立心殆與竇建德等無異但才智勇略非建德世充所及豈可以湯武之事望之使其
眞有聖王之學必仁義奮發誠心誓衆聲楊廣弒逆之罪毒流四海軍民被害之由傳檄州郡播告天
下宣諭兩京以爲身任方面不忍視賊不討坐視生民困苦死亡而不救願與天下豪傑共興義兵以
行天討則義士奮發生民引領有征無戰矣

建成太宗事先儒論之詳推本言之人之心純乎天理乃處得此等事建成元吉不足責太宗與高祖謀天下皆是利心孟子所謂父子兄弟懷利以相接者當時建成太宗元吉各置僚屬將佐勢固相軋若使太宗無利心兄弟骨肉之閒一以天理相接至誠事兄愛弟或庶幾焉如建成元吉見疑解辭權位退讓處貧如終不容寧死而已不可殺兄以賊天倫當時太宗自言骨肉相殘古今大惡亦知慚矣惜乎人欲勝天理微處置不去也

歐陽永叔言秦以功力取天下力則是功則非秦以兵力攻取使生民肝腦塗地罪莫大焉何功之有綱目書周世宗廢無額寺院禁私度僧尼夫聖王之制度皆本於天理之自然而裁成之以爲天下不易之定準謂之額可也今周世宗既廢無額寺院必存有額寺院殊不知寺院乃天理中之必無者豈可立爲定額乎禁私度僧尼然則僧尼又可以公度之乎據事直書世宗不學之陋自見矣

宋太祖分明是篡亦是乘五代之風五季之時君臣道絕由唐末藩鎮不臣沿習以致此極今日迎新天子明日迎新天子今日黃袍加身明日黃袍加身宋太祖分明是弒君自開闢以來君臣道喪莫甚於此時可惜此等英雄人反做此等事然自仁宗後風氣漸復人才之盛三代以下罕比此亦氣運使然有眞儒而不用所以民不被其澤故儒風振作過於漢唐語其治終在漢唐之下

大抵君臣相合各從其類好道之君方能用有道之臣好利之君必用計利之臣宋神宗滿朝君子獨用安石者以安石利心與神宗合也如安石憂財力困窮而言治財之道神宗卽位初便言當今以理財

爲急務。此二人者。利心相契。其行泉府青苗市易等法。雖攻之者甚衆終不能破二人功利固結之心也。

宋徽宗諡最妙。世傳爲至寶。徽宗爲君。玩物喪志如此。失天下宜矣。

向在南昌。與張廷祥論三代以下。有漢高祖天資樸厚。志高才大。承秦之暴。無法可因。彼時有眞儒者出。舉先王之法。庶幾可行。惜乎當時無人。雖有張子房。乃雜黃老。智謀有餘。非先王之學。韓信等俱是功利。蕭何等亦非修身正主之學。其後有漢武帝。志高才雄。慨然欲大有爲。彼時若董仲舒本領純正。庶幾王者之佐。然見道亦不甚分明。亦無以使漢武實下手做工夫。以去私欲而復天理。故漢武雖以有爲之姿。終爲物欲所勝。而不克成也。至宋神宗天資明敏。奮然有爲。當時有程子等眞聖賢之佐。惜乎爲王安石所閒。神宗不能信用。安石亦志高才敏。惜學術不正。若使明道爲相。安石爲參佐。亦可有爲。明道才大德盛。行道濟時。復三代之治如反掌。故廷祥以爲此天地間大機會。惜哉。

堯夫以皇帝王霸竝數。便不相倫。蓋帝王無異道。是純乎天理。無一毫人欲之私。霸者元是私意。縱窺測得天理來用。只是假。豈可與帝王同年而語哉。

永樂閒。道義名節之士未見。只有許多才子出來弄詩文。

春秋之時。霸主之有功於中國。莫大於齊桓晉文。晉悼然桓公之才大。晉文之才雄。悼公之才高。惜其無學力。故天理不明。急於功利。或曰。使文王爲之何如。曰。使聖人爲之。必率諸侯以循軌度。輔屏王室。朝

貫以時。必無不庭之諸侯。僭王之吳楚。譚弦江黃。必不見滅。信義既孚。盟插必不屢用。仁恩既洽。陳鄭必不肯叛。德威既立。荆楚必不敢憑陵。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己則奉命而行。所以贊時王以興復文武成康之業。必不如桓文攘天子之權。以濟己之私也。

霸者有一半功便有一半害。

霸者雖有功於當時。然三綱五常。卒扶不起。故仲尼作春秋以明之。

霸者非有利於己底事。皆不做。言與己無干也。不知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己。皆吾事也。

聖人不忍生民塗炭。故取霸者之功。聖門明乎修己治人之道。故羞稱五霸。

先儒言王道之外無坦途。舉皆荆棘。仁義之外無功利。舉皆禍殃。此推其極而言也。

事事存其當然之理。而己無與焉。便是王者事。著些計較。便是私吝心。即流於霸矣。

王道最易行。只要君身修。皇建其有極。王道根本。

天下古今。共此箇道理。大用之則大治。小用之則小治。小失之則小亂。大失之則大亂。誠者爲王。假者爲霸。竊者爲姦。未有捨此而能濟者。

古今敗國者。皆自敗也。或荒淫。或遊畋。或暴虐。或狎小人。或好宮室。或好貨聚斂。皆亡國之具也。故爲君者必兢業修身。任賢去姦。愛養斯民。乃保國長久之道。

色之害甚酷。小則亡身。大則亡國。紂嬖一妲己。而殷之宗廟社稷滅亡。幽王嬖一褒姒。宗周喪滅。文姜

淫而殺魯桓齊襄二君。宣姜淫而衞爲狄滅。女色之害。可勝言哉。

周公誅管叔。是理當誅。周公雖不欲。然天理所在。周公不得違也。周公之誅管叔。皆聖人之不幸。非其本心也。或曰。何以見湯武不幸處。曰。使桀紂賢。湯武爲諸侯。豈不自在。

王介父詩言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下士時。脫使當年身便死。至今眞僞有誰知。此是據他地頭說。豈有心通乎道。而不能知人者哉。當時六軍萬姓。皆知周公之心。詩曰。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將。又曰。公孫碩膚。赤舄几几。非能知周公者乎。王莽之姦。雖當時識之者少。然其過服垢弊。飾爲節儉。假爲謙恭。無非矯情干譽之事。包藏禍心之謀。其藏於中者如此。其發於外者。必有赧然之色。偏詖文飾之言。亦非難知也。但不遇有道者照之。

先儒言張子房平生事業。皆自素書中出。此誠然也。蓋其權謀智術。處身處事。進退行藏。與素書無一不合。後世智謀之高妙。無出於此。但其不知天理本然之妙。足乎己而感乎人。有諸中而形諸外。不必全假智謀。明哲保身。亦非全計利害。以此論之。黃張之道。不出一私字。聖賢之道。不出一公字。

韓信言漢高帝善將將。漢高亦非善將將者。古之善將將者。舜征三苗而用禹。湯伐桀而用伊尹。武王伐紂而用尙父。此乃善將將也。如漢高用計謀以馭韓彭。又使韓彭不得其善終。可謂之善將將乎。或言光武善將將。許多功臣。皆得善終。曰。光武亦非善將將者。古之善用人者。盡其才。進其德。保其身。誠感其心。用盡其才。位稱其德。賞當其功。故各止其所。各安其分。何用許多智計。以制服之乎。曰以韓信之

智謀才氣。其志又在功利。若非高帝有以制馭之。其患有不可勝言者。曰。高帝本領未正。君德未全。故其所爲不過如此。設使本心純是天理。不以謀天下爲心。只以救生民爲事。義以舉事。誠以感人。四海之內。皆引領向風。感於仁。勇於義。況韓彭乎。當初漢高本以利天下爲心。韓彭亦以利合。高帝既欲謀天下。韓信豈不欲謀國乎。高帝既欲爲帝。韓信豈不欲爲王乎。韓信功利之人。不足道。爲漢高惜也。曰湯武誅桀紂後。遂爲天子。何以見其不謀天下。曰人之所得於天而全具於我者。謂之性。聖人只是盡性。曷嘗有一毫利心。舍吾性分之固有。以求富貴。賢者且不爲。況聖人乎。聖人體具於中。用之發於外者。自不容已。其仁民愛物。皆自至誠中出。天下之人。仰戴若父母。若嬰兒失所。皆涕泣思親。湯武安得不憐而救之乎。況桀紂暴惡已極。天命已絕。湯武亦不敢逆天而不伐。曰何以見桀紂天命絕。曰天命者。天理也。君者所以爲天下臣民之主。天命之以養斯民者。今乃逆天爲暴。則自失君道。自絕其命。不可爲君矣。況天命具在人心。人心怨叛如此。則天命之絕可知。曰周室既衰。孔子作春秋。以尊周爲義。何也。曰。春秋之時。周室既衰。而先王德澤未泯。民皆思周。未忘觀黍離及匪風下泉之詩。則可見。雖以齊桓晉文之盛。猶曰咫尺天顏。踐土猶三覲王。或又曰。使孔子居桓文之位如何。曰。只是輔周天子修明文武周公之典。以號令天下。率天下諸侯以奉周法。循侯度。興禮樂。明教化。若攘外安內之功。乃其餘事耳。

將相一體。方能成天下之務。韓信李愬能成其功。以有蕭何裴度協心於內。宗澤岳飛不能成功。是爲汪

秦沮撓於內也.

諸葛孔明司馬懿智勇相等.只是孔明公平正大之氣.非懿所能敵.故懿舉中原之兵.不能當偏蜀之師.那時不敢出戰.軍師已喪氣.孔明三年不死.懿成擒矣.

諸葛孔明三年不死.則天下定矣.當時司馬懿不敢出與漢兵戰.則三軍之氣.自然沮喪.況孔明屯田足食.因其土以爲耕.因其民以爲衆.推恩立信.以鎭撫之.吾氣旣壯.則賊氣自奪.

苟彧有智謀而從曹操.是不講學之故.霍光忠智有餘.其妻弒許后而不誅.亦是不講學之故.

劉伯溫深護唐太宗.不知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伯溫智謀之士.不知王道之大故也.

人才難得.當堯之時.人才之盛.生民未有.此後獨周爲盛.周末孔顏之生.人才亦可謂盛.此後惟宋也.

人爲小小功業動其心.只是不識義理.如鄧艾下蜀.有甚功業.助篡逆以滅人之國.罪大矣.

謝安東晉中第一人物.其氣英明.惜乎未學.又好尙淸雅曠達.無誠心整頓物理.當時有多少當爲事.都不做.

陸宣公才極精密周徧.三代以下罕及.但唐德宗庸君.不能盡其才.豈公不以格君心爲先務乎.

人才氣雖大.不可無學力.如寇萊公後來因天書復相.是相率爲僞.更做得甚事.

爲宰相不能搜訪天下賢才而用之.更使誰去爲治.朱子言呂夷簡爲相.有范文正不能用.更有甚相業.文天祥當宋末.賈似道當國專權.事已不可爲矣.後閒率兵勤王.又與陳宜中等掣肘.已不是時候.況天

祥之才本疏乎.

功臣多不保其終者.蓋其始初君臣只是利心相合.未嘗以道合.其所爲者多權謀智計.未嘗以道義匡其君.故其君亦以權謀智計待之.或君忌其能.臣挾其功.欲保其終.豈不難哉.儒者只務引其君當道.道既行.則可以保天下之民.豈不能保其身乎.然則揚雄儒者不保終何也.雄非功臣.亦非以道事君者.子路之死.程朱之禁如何.子路亦非能以道事君.程朱是以道事君而不合者.

君子小人不可共治.是善惡邪正必相反也.君子必治.小人必亂者.蓋君子之德.足以格君化民.況人以類從.君子用則賢才舉.德政修.安有不治.小人用則姦邪進.虐政多.安有不亂.

君子小人自不相容.其類不同也.君子進則小人退.小人進則君子退.未有君子小人共治者也.然則堯用四凶.豈不是小人.曰.堯聖人也.聖君德盛勢重.方可因其才而用之.孔明用魏延如何.曰.魏延雖小人.非是大姦惡.故孔明亦因其才而用之.

君子與小人勢不兩立.互爲消長.此治亂所由分.君人者所當精察明辨.以進退之.出仕者亦當自守.不可誤入小人之黨.與小人爲黨.終必敗也.

進君子.退小人.此爲政第一義.然須果斷以行之.若是好賢而不能進.惡小人而不能退.反自取禍敗.

處小人最難.位高勢重.可以處置小人.才高德重.可以處小人.

處小人不可一向疾惡之.須先以善養之.養之不格.然後從而處置之.

小人敗天下喫緊是移惑君心又引小人來居要位

君子以有才爲幸。小人以無才爲幸。

恃才者最是人之大病。不惟敗事。必不能保身。舍己從人。方做得天下事。

人肯自修。則喜聞過。喜聞過。則能來忠直之士。忠直之士進。則小人退。君子進。則國家之治本於此。不自修者則忌聞過。忌聞過。則心好諂諛。好諂諛。則讒諂面諛之人進。君子退矣。國家之亂本於此。

忠邪不兩立。盧杞等黜。然後陸宣公之志方可伸。其一二而唐室之復不旋日矣。

忠賢既用。姦邪自息。如春陽既長。陰凍自消。

程子曰。論治須要識體。如修德建極。化導臣民。精擇宰相。分建衆職者。人君之體也。致君澤民。精選人才。進賢退不肖者。宰相之體也。宣布君上德威。設立政條。分任有司。察民安否利害。以施勸懲黜陟。上司之體也。愛百姓。施惠澤。明教化。愼政刑。均賦役。理冤獄。此有司之體也。

天生烝民。立司牧以養之。若縱欲爲暴。便失君道。

師保得其人。則君身修。宰相得其人。則百職舉。

宰相之職。在於進賢退不肖。進賢退不肖。在於能知人。知人在於修身。修身莫先於窮理。窮理者在於讀書論事。推究到極處。

朱子說科舉雖做了狀元。可惜輸了這邊工夫。

西山眞氏先心經而後政經。則身心乃出治之本也。

爲治之道有二。修身明德。以感發作興其同然之善心。是頭一等事。處置得宜。是第二等事。二者不可廢一。

朱子曰。公卿以下。士爲難。士以不自失爲貴。

世間人才儘有。亦多有肯做功業者。只是理不明。做功業不出。此大學以窮理爲先也。

先王之世。一道德。同風俗。故人才只是一樣。後世有道學之士。有節義之士。有功名之士。有利祿之士。文人舉子。詩人墨客。又有老釋異端之徒。倡優技術。雜然混處。所以害道敗俗。不可勝言。原其所由。皆因王政不行。小學大學之教不立。故人各以己意爲學。傳習之久。遂有許多等人物。若政教立。則皆在吾化育之中。所謂節義功名利祿文人詩人。盡歸於道德。而學者亦有基本可立。不流於異流。倡優技術。亦皆變於正人矣。

或問如何得盡知天下之賢。朱子曰。只消用一箇好人作相。自然推排出來。有一好人作臺諫。不好人自住不得。

天下人才。要聖人出來得位收拾。隨其所長而用之。苟無聖人在上。裁而用之。則清高者多隱逸。才智者多趨功名。曠大者多入異端。

只一箇正大道理。聖王在上發出來。鼓舞得天下人才。區區計謀不足道。

賢才國之楨幹。民社所依以立也。漢以鉤黨殺許多名士。而國隨以亡。宦官亦自剝其廬。其後宦官悉爲袁紹所誅。無少長盡被殺。至二千餘人。有非宦官。因無鬚而誤殺者。篡弒之君。不能致治者。蓋以其悖天理。喪心德。無以教其下。而有道之賢。必不肯爲之臣。智力勝者。僅能把持得住。喪敗者多矣。

天地只是一箇生物之心。聖人全天地之心。故仁民愛物。自不能已。

天地之情正大。聖人之情亦正大。故不爲煦煦之仁。孑孑之義。

爲煦煦之仁。孑孑之義者。一則所見小。二則立心私。

程子曰。聖人能使天下順治。非能爲物作則也。惟止之各於其所而已。

聖人作事。動循天理。動中機會。循天理。則人心服而化。中機會則事當而易治。

聖人有憂世之心。無忿世之心。蓋世道既衰。上無明主。聖人在下。只得隨時盡心拯救。不可忿世而長往也。

古之聖賢。只要盡此道理事業。則隨所遇富貴貧賤不足道。

聖賢生於治世。有治世事業。生於亂世。有亂世事業。事業雖殊。其道則一。

聖賢治世。是從天理上展開去。所以人不可及。後世才智之士。用盡氣力。只見功業之卑。

今人爲利而仕。使不正當了。縱有小小功業。亦不濟事。凡處事只要循理。不可先計較利。

今人自置身於卑汙苟賤之中。卻要去外面求貴。才不勝。不可居其位。職不稱。不可食其祿。不爲堯存。不爲桀亡。大行不加。窮居不損。須要識此。人要做事業。亦是私意。君子之學。只是明理應事。事當爲處。則汲汲爲之不倦。不當爲處。則截然不爲。故禹稷憂而顏子樂也。

士君子只當守道安貧。以待君上之求。不當自求進。求進則先失其道矣。

在上者身既修。理既明。則德望素著。不待政教號令之出。而民已歸服景仰。況於設施之際。事得其宜。政教號令既出。刑罰既施。如雨露霜雪。又何民之不感悅畏服乎。

君臣不以道合。而以功利相濟者。鮮能保其終。富盛之久者。自然驕奢淫惰。此盛之所以必衰。